

黑森林

還珠樓主

還珠樓主著

黑

森

林

(九)

新流書店印行

# 黑 森 林 第九集

## 一 微語警芳心地絕巒荒何來高士

前文符雙珠，正在月兒湖後面，花林之中養傷，忽然聞報，雙玉路清，同了一個通事尋來，相隔祇三四十里，老人阿龐，業已命人往迎，鴉鴉好友小蠻子龍都，也引了阿成，隨後趕往迎接，轉眼天明，正和鴉鴉，談得有興頭上，老人阿龐，忽引雙玉路清走來，先聽說的通事，却未一路，料是別族野人，引路來此，已在中途回轉，並未在意，雙玉，路清，此行原是先難後易，因有高人，教了幾句重要的話，還給了一件信物，途中聽說，雙珠歷盡艱險，死裏逃生，如今傷還未癒，心甚關切，姊妹重逢，都有一肚皮的話要說，老人阿龐連忙了兩三日，心又想起一件事，便告衆人，天已不早，暫緩詳言經過，一面令阿成，龍都，鴉鴉，取來酒食瓜果，款待來客，一面探詢二女，是否平日心中懷念的老恩人符老的子孫，等到問明二女果是符老孫女，越發高興感奮，隨說，還有應做的禮節，不曾做完，許多祖傳遺物，也要收好，令衆人隨意談說安眠，午前後睡醒起身再談，無論何事，必出全力相助等語，說罷，自回木台小屋之中，這裏長幼

六人，方始互談自身經歷，原來雙玉，路清，那日地震初起，眼望雙珠，被分隔在剛剛震開的地縫對岸，不能過來，方才經過的一片平地，連石土帶上面草木，似雪崩一般，往下陸沉，裂縫越來越寬，總算自己，早已離開，雙珠不等走上，大片地面，便往下陷落，否則，雙方祇要一個稍慢，一個稍快，差上幾句話的工夫，至少也有一兩人，陷落在那黑烟飛揚，黑水怒湧，深不可測的地縫裂口之中，對岸雙珠立處，看去業已成了一片整齊如削，直插到底的百丈危崖，人雖立在崖邊，離裂口不過數尺，但那一片地形，祇管隨同地震之勢，微微起伏波動，崩崖墜石之聲，響成一片，暫時尙無變化，二人走這一面，却是一片接一片的坍塌下去，幸而專情湊巧，一行三人，不先不後，都將那條裂縫避開，不曾下落送命，再不趕緊逃出險地，照此形勢，轉眼仍難免於沉入地底，心裏一慌，恰巧雙珠拋過去的包裹，已被路清，搶到手中，又見雙珠，隔着裂縫，大聲急呼，雙手揮舞，這時震勢，正當極烈之際，雙方語聲，已爲所掩，一句都聽不出，也不知往何處逃走是好，逃着逃着，回頭一看，雙珠已順對崖，往後出一帶馳去，相隔漸遠，話未聽明，不知乃姊，要他順着裂縫，繞往前途，設法會合；同時看出就這回身飛馳，轉顧之間，方才來路，又坍塌了一大片，地底震撼，越來越猛，人行地面，宛如飛馳在驚濤駭浪之上，隨波起伏，天旋地轉，地震山崩，連同火山爆發，森林燃燒，

樹枝折斷，四下橫飛，滿空交織，轟轟發發之聲，宛如十萬天鼓，加上萬馬千軍，同時交鳴，齊發怒吼，耳目所及，無不令人心神震悸，驚魂皆顛，心慌意亂之中，目光又被崩崖林木遮斷，不知雙眸，迷往何方，祇管急急關心，無可如何，逃了些時，眼看形勢，越發險惡，忽然又是驚天動地一聲大震，來路側面大片林海，又齊整整崩塌了一大片，方才所見饅頭山那面的一個小火口，業已爆炸，化爲一根衝天火柱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，沖霄直上，來路側面的森林，轉眼延燒越寬，化爲一片火海，聲勢比前，還要猛惡，那火更是無情之物，風向稍爲一轉，休說人帶林木，便是山石，也被燒燄，成了劫灰，來勢之快，人決追他不上，何況所行又是上面樹幕糾結，厚達數丈，下面林木繁茂，野草叢生，連方向都辨不出的黑森林，越想心越寒，情急逃命，人和瘋了一般，一口氣逃出好幾十里，在二人相依爲命，互相扶持之下，居然逃出險地，漸漸覺着，逃這一面，比較最好，尤其火山爆發之後，地下蘊藏的火力，業已宣洩，有了出口，地底祇管還在震動，比方才輕了十之八九，那地面上，先前隨時發現，縱橫交錯的大小裂縫，已是越來越少，爲了方才經過大震，有的樹木，整株震落，沿途樹頂上面的厚幕，也震開出許多裂口，吃後面火山一照，到處通紅，天光更不必說，逃到黃昏將近，隱聞來路連大帶小，又起了兩次地震，都是轉眼即止，與早來所見不同，仰望天空，雲霧甚

多，相隔好幾十里的天空，均被火山，映成了暗紅色，想起雙珠，孤身逃難，互欄走失，不知死活，雙玉姊妹情長，固是傷心悲哭，路清雖然專愛雙玉，對這大姨的爲人，更是萬分敬佩，平素情感又好，真比尋常同胞骨肉還親，想起雙珠，此時身受險難之苦，吉凶莫測，也由不得幾次流下淚來，爲防雙玉，悲苦過度，人更吃虧，還要想些話來，再三勸解，夫妻二人，驚惶逃竄了一整天，始終飲食未進，不曾休息，路上又連遇到幾次斷幹崩落，沙石打擊，以及失足踏空，滑跌絆倒，許多驚險苦難，全部精力交敵，面無人色，一面還要防到風向一轉，全林化爲大海，許多帶有火頭的斷樹殘枝，定必隨同狂風，滿空飛舞，落到那裏，燒到那裏，所經又是這千百里方圓，到處都是走不完的樹海黑森林，祇有一點火星，落向前面枯木之上，或是那些帶有油質的大樹繁枝之中，轉眼便蔓延開來，那時前路便被隔斷，上下四外，都是烈火包圍，任你天大本領，也逃不出去，人雖疲倦飢渴，仍都打着逃一步安全一步的主意，絲毫不敢停歇，路清見心上人，這樣悲苦艱難，連經凶險，雙珠生死安危，不知如何，口雖說着安慰的話，半扶半抱，挽着心上人，一同覓路，向前猛衝，暗中却是心如刀割，叫不出的苦，本就掙扎前進，雙玉始終担心乃姊安危，萬分憂急，心更慌亂，微一疏忽，脚底又踏在一條業已震得半死的毒蛇身上，那蛇長達七尺，甚是凶毒，地震起時，由原巢穴中，狂竄而

出，大約正逃之間，遇到大震，吃一株粗樹幹，折斷下落，冷不防打了一下重的，勉強竄到當地，橫在草中，業已快死，吃雙玉一脚，踏中他傷處要害，那蛇負痛情急，臨死凶威，長尾橫掃過來，竟將雙玉的腳捲緊，連路清也被蛇尾，將腿掃中了一點，如在平日，再大一點的蛇蟒，也不在雙玉心上，並且不等近前，已早發現，何況天空，還有紅光反映，更是容易除去，不足爲害，一則，此時飢疲交加，心痛同胞骨肉，又不曾吃東西，祇顧和路清，相扶相抱，中懷悲苦，不曾留意，以爲那一帶野草，祇得尺許來高，如有東西潛伏，容易發現，沒想到那蛇，做一長條，橫在草裏喘息掙命，蛇身又細，就看到也祇當是一段樹枝，何況未見，加以一路行來，不見絲毫蛇獸影跡，連林中特有的各種大小蟲類，俱都不見，祇當林中生物，業已逃光，未免疎忽了些，等到一脚踏上，那蛇痛極抽身，已電也似急，纏繞上來，雙玉驟出不意，不是路清在旁，幾乎絆倒，人雖未受重傷，腿却被蛇纏緊，幸而二人的刀劍，均在手裏，途中雖無動靜，始終存有戒心，不曾收起，並還事前商定，一邊一個，各防向外一面，左右分持，那蛇重創待死，又被踏了一腳，本就難於活命，雙玉又是手急眼快，隨同身子往前一撲之勢，右手寶劍，業已朝下揮去，那蛇痛極昏迷中，毒口剛一張開，業被雙玉一劍，揮爲兩段，因是首尾夾攻，頭剛調轉，劍已斫下，嘶的一聲，連頭帶尺許長一段蛇身，已由二

人身旁，貼着草皮，斜竄出去；等到二人，用刀劍貼着裏圍，將兩圍蛇身挑斷，雙玉小腿，雖未破皮，業已有些癢痛，皮色也現出一圈青痕，路清見狀，越發懸急，二人由逃難起，早已互相扶抱，爲防隣近蛇窟，再三勸說，將雙玉捧抱起來，搶出一段，見無動靜，匆匆放落，取出藥囊，將傷處敷好，褲腿已被逆鱗刺破，正勸雙玉，如不肯換，怎麼也將那條褲腿剪斷，免有餘毒，雙玉見他憂急關心之狀，笑說，駭子，我們共總這幾件衣服，那再經得起糟塌，破了好補，爹爹藥甚靈效，就是有毒，也不妨事，何苦爲了一點裂口，丟掉一條褲子，那雖是條毒蛇，我看他那身上皮鱗，毒決不重，否則，藥敷上去，不會好得這快，相隔這遠，你看看去，我看你也是勉強掙扎，該死不得活，來路這面樹林，始終不會燃燒，越往前紅光反映越淡，我們逆風而進，看神氣，決不會燒到這裏，我們大概走了一整天，不曾停過，還是歇上一會再走，路清此時，心亂如麻，再往前走，既恐雙玉，支持不住，無意中，又被蛇掃了一下，增加苦難，不易前行，不走又恐變風發火，端的去留兩難，雙玉又在連聲催促，忽然想起，來路左近，曾發現大片透光之處，還有好些大小裂口，天却暗了下來，自己沿途，不曾跌倒，何不讓雙玉，坐上一片刻，援往枯樹頂上，查看形勢，再作打算，同時也可查看那蛇皮鱗，是否有毒，走近一看，那蛇乃是一條過山青，奇毒無比，並還凶狡已極，飢餓時節，無論人



獸，決不放過，知其毒在頸上，和前半身脊梁上的一條逆鱗硬刺，且喜方才不曾被他咬中，否則，就有靈藥，也難討厥，心方暗幸，忽然聽出隱隱雷鳴之聲，先還當是一直不曾停歇的火山爆發，噴火之聲，正在側耳靜聽，向空仰望，猛瞥見暗雲中，金蛇亂閃，雷電交鳴，天又悶熱異常，身上早已濕透，知將變天，轉眼便有傾盆大雨，心中一喜，因這一帶，坡陀起伏，林木高低相間，上面樹幕相結之處，本來較稀，便在平日，也有天光透下，經過一場地震，到處都有大片天光透下，惟恐狂風暴雨，突然發作，飢疲之餘，再遇大水，想擇一個樹幕較密的高地，避雨休息，忙往回路飛馳，天早入夜，上面雖有紅光反映，林中光景，已轉昏暗，尤其是那天光稀少之處，不是練就目力，已難分辨，方想轉眼之間，怎麼黑了起來，眼前倏地一亮，滿空數十百道金綫，亂閃亂竄中，瞥見左側，竟有一座小山，心又一喜，人也趕到雙玉面前，剛剛數說經過，伸手想把人捧起，去往小山之上休息飲食，猛聽驚天動地一聲大震，大片林木上的枝幹，紛紛折斷，飛落如雨，地底也起了大震，脚底一飄，身子一歪，驟出意外，雙玉坐在一塊山石之上，心驚情急，再用力一拉，二人全都立足不穩，滾跌地上，幾乎震昏過去，跟着霹靂連聲，風雨交作，狂風暴雨，挾着排山倒海之勢，傾盆而下，二人總算便宜，未被那些斷落的樹幹打中，最近的一株巨幹，相去人頭，不過三尺，如非被旁邊一株矮樹

擋住，雙玉首當其衝，也是難免，二人驚魂乍定，地震之勢，也是停止，祇聽雷聲隆隆，風狂雨驟，宛如海濤怒湧，雖甚驚人，仗着生長蠻荒，這類豪雨，見慣無奇，同時聽出來路，轟轟噴火之聲，似已停止，料知地震已過，林中大火，已被大雨撲滅，甚而地火也都噴完，再遇上這場大雨，也許連餘火殘焰，都被消滅，否則，此時風向已轉，怎麼也能聽出一點聲音，估計大難已過，心定了許多，起身一看，立處地勢，雖然較高，相隔不遠，業已水深尺許，正在由高就下，繞坡而流，那由樹幕上面空隙中，流下的雨水，東一條，西一條，滿林皆是，大小瀑布，多得不可數計，身上也是水泥狼藉，濕污了好幾處，電光閃爍，神情狼狽已極，整片森林，均被雷電風雨籠罩，不是二人胆大，又是以前見到過的人，當此千百里方圓，杳無人蹤的黑森林內，大難之後，深夜荒山，見此猛惡恐怖的風雷暴雨之勢，嚇也把他嚇死，等到二人，互相扶抱，冒着林隙瀑布一般的雨繩，由黑暗中，勉強搶到小山頂上，尋見避雨之處，再往下一看，目光到處，下面低地，均被雨水組成縱橫交錯，一條條的綉形白練，在暗影中閃動，有時一道電光，由空隙透下，照得林中雪亮，映在那些水影上面，更像無數大小銀蛇，交織衝突，互相分合，穿林而馳，其急如飛，衝在山石樹根之上，便激起一蓬蓬的水花，吃電光一照，銀雪也似，頓成從來未有之奇，雙玉剛說得這真好看四字，忽然想起大難已

過，姊姊逃的一面，不知是何光景，他雖智勇雙全，心志強毅，向不怕什辛苦艱難，人更機警，到底孤身一人，不比我還有一個知心同伴，分勞共苦，互相扶持，他真危險已極，能否出死入生，將來姊妹重逢，實是渺茫之事，想到這裏，不禁悲從中來，喊得一聲姊姊，放聲大哭，幾乎急暈過去，路清也是一樣傷心，勉強婉言相勸，好容易才將雙玉勸住，進了一點飲食，人早疲極，二人經此患難，情愛越深，本是夫妻，早就無什拘束，吃完商量，森林之中，雖無日夜之分，這等狂風暴雨，滿林積水，終是討厭，前途地勢已低，人又累了一整天，還受過兩次傷，也不好走，再往前去，不知能否發現天光，連方向都不知道，如何走法，與其冒失亂闖，不如就在當地，養足精神，候到天明雨住，就着透光之處，援上樹頂，查看形勢，祇要看出飛泉崖，和饅頭山火口舊址，便可查明途向，往落魂崖進發，也許還能望見雙珠蹤跡，更是幸事，免得走到暗無天日之地，想要援上樹頂，既辦不到，就能援到頂上，一眼望過，都是這綿延不斷的樹海，直到天邊，也看不出個道理，二人均覺來路所行，地勢逐漸高起，方才這一帶，已往下降，林木又稀，不是嶺脊，也是山頂，正好遠望，越想越有理，就在當地樹下草地上臥倒，因那千年古木，易爲雷火所傷，又將兵器放開，將刀劍插在地上，然後背抵背，枕着外包油布的包袱，一同臥倒，二人到底疲倦太甚，心雖憂急雙珠安危，談了一陣，

也就昏沉睡去，夢中聞得左近山鳥飛鳴，左近山脚，似有響動，雙玉猛想起森林之中野宿，何等危險，雖說地震之後，林中生物，早已逃竄，昨夜忘了火山離開已遠，就許入了蛇獸潛伏之區，如何這樣大意，心中一驚，忙即睜眼，未等起身，瞥見路清已先縱起，剛看出天已大亮，剛升起來的朝陽，由林隙中射進，照得林中，明暗相間，綠陰陰的，到處都是飛瀑流泉，水流甚急，祇不似昨夜那樣聲勢猛惡，林木經雨，是望得見的地方，全都一片清新，蒼翠如沐，山下透光之地，原有幾處小樹，昨夜不會見到，這時上面聚着十幾隻不知名的山鳥，剔羽梳翎，飛鳴上下，穿梭也似，樹上並還開着不少花朵，地震之後，紛紛墜落，樹下落花狼藉，碧草如茵，樹上却有許多花朵，含苞欲放，連那已開半開的，分外顯得鮮豔，景物清麗已極，比起昨夜，驚天動地之勢，彷彿換了一個世界，四外仍是靜悄悄的，祇有水流花放，喬木深秀，並無人跡，方以爲先聞響動，乃路清所發，忽然看出路清，面帶驚疑之容，似要往下走去，欲行又止，心中一動，方要詢問，路清已先說道，這事真怪，方才我在夢中，曾聽兩人在山下說話，驚醒轉來，還當是夢，忽然瞥見前途林隙中，接連兩條人影一閃，那等服裝，從未見過，但又不像平日所見蠻苗野人那樣半身赤裸，彷彿和岳父所說，前朝人的打扮一樣，看年紀也必不大，想要追去，這兩人走得甚快，業已隱入前面暗影之中，從無人跡的黑森林，

怎有漢人蹤跡，如是隱藏林內的野人，也還罷了，這兩人非但裝束決非野人，夢中所聞，也是漢語，可惜剛剛醒轉，不曾聽清，我因玉妹，昨日勞累，身上的傷，不知是否全愈，不敢丟你在此，前往追趕，又見我們的東西都在，無一失去，來人不似懷有惡意，再說，那等快法，和路徑之熟，也決追他不上，這等地方，會有我們的人，豈非奇蹟，說時，雙玉仔細一看，果然東西都在，身前不遠山石上，還留有幾個脚印，再一抬頭，越發驚奇，原來相隔兩三丈一株大樹上面，掛着兩個大小包裹，大的正是來時所帶懸床皮袋，小的乃是一袋乾糧，和一些醃肉，這還不奇，最奇是，那樹又粗又高，樹身堅厚，紋理細密，樹幹最低的，離地也五六丈，來人似防取時艱難，竟用一根粗約兩寸，長約三尺，新折斷的樹枝，不用刀斧，硬插在離地六七尺的大樹裏面，拔都不易拔出，路滑越看越怪，用力拔下一看，所釘樹穴，深達一尺以上，這麼堅固的樹身，另外一頭，還是禿的，並不尖銳，外面又無刀鑿形跡，不知怎會被他硬插進去，並還這樣深法，俱都驚奇不已，雙玉想了一想，笑說，此事實在奇怪，這裏地理，我們雖然不知，前夜睡前，聽同行壯士口氣，由飛泉崖，到落魂崖高岡之下，祇一天多路程，我們初上路時，曾經照着風向，左右亂竄，走的並非直路，這裏怎會有什漢人足跡，我先當是那兩位姓木的異人，後來一想，來人如是這兩個老前輩，應該一男一女，不應照你所說

那樣年輕，就算是他徒弟，原近情理，但他既知這兩個皮袋，是我們的東西，並代送來，應當要通知，此時天已大亮，理應將人喊醒，至少也應該上幾句，如何不告而去，你醒來見他剛走，想必他已見你起身，怎連頭都不回，這等行徑，實在難測，看爹爹那封來信，好似木里憂，和野人烈凡都之事，楠木林這兩位老前輩，全都知道，見面不交一言，各自走去，斷無此理，爹爹常說，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，我們此時，比前兩天，艱難得多，同行八十壯士，不知死活，連個領路的人都沒有，姊姊吉凶存亡，也不知道，此去前途，滿佈危機，絲毫大意不得，這些東西，全用得着，祇不遇見非常之事，帶他上路，也不為難，不過，我們應該往那一方走呢，路清見他，經過一夜安眠，精神業已回復許多，傷也全癒，心頗喜慰，答說，照理應該朝那兩人追去，至不濟他們也住在這裏，便楠木林兩位異人，他不知道，地方定必曉得，不過此事還有可疑，第一，夢中所聞，雖未聽清，內有一人，似在發怒，朝另外的人喝罵，好像不止一人，醒來雖見兩人，在前飛馳，始終頭都未回，彷彿有什急事，或是有什追逐，由附近路過，並不一定是由山上下去，醒前又曾聽到一聲從未聽到過的慘嗥之聲，並有許多人，在這兩人去路一面，騷動吼嘯，隱隱傳來，相隔已遠，耳聽已無聲息，此時想起，可疑之處甚多，不止一點，你方才說得對，如是那位異人門下，休說知我根柢，便是無心相遇，見

我們兩個出死入生的自家人，野宿在此，必生同情，怎會不顧而去，如我料得不差，這兩個皮袋，也許並非有意留與我們，另外還有原因，事情難料，萬一是兩起人，正在爭鬥追逐，去路又與我們相反，冒失追上，休說急切間，難分敵友，一個不巧，便要鑄錯吃虧，兩大之間，也不好處，他們生長森林之中，常起爭鬥，循環報復，向不怕死，殺人更如兒戲，我們尋常遊山，管點閒事，也還不去管他，此時身有要事，大姊不知吉凶，岳父被困賊巢，既要除害，又要救人，在兩位老前輩，未尋到以前，自願尚且艱難，如何多生枝節，依我心意，連這兩個皮袋，都不去動他的才好呢，雙玉笑說，這東西明是我們所有，就他地震時得去，我們取回，無人在此，也和他拾來一樣，取之無愧，何況這兩件東西，均係長途森林所用，帶在身旁，要少許多顧慮，懸床夜來，可以安眠，免受野人猛獸危害，我們乾糧帶得不多，昨日途中，除却兩株不知名的山菜而外，並未發現過一點食物，我們途徑不熟，又經地震，形勢已變，休說將路走迷，便是中途，有什阻隔，或是繞遠，多走幾天，飲食先就艱難，好容易失而復得，如何可以棄去，就是他們尋來，講理便罷，如其恃強來奪，與他一拚，均非所計，天下事那怕得了許多呢，路清一想，也覺經過昨日災變，估計臨近火山一帶，野獸生物，多半絕跡，又無山糧，可以採掘，水還不甚難找，路上如缺食物，連想打獵，都辦不到，有這一袋

乾糧，放心得多，想了想，便照昨夜原計，撥往樹頂，仔細查看，雖是由高望下，到底相隔火山太遠，飛泉崖一帶，大片陸沉，休說陵谷變遷，不是原樣，便是平常，隔着這六七十里的樹海，也看不出，雙玉担心乃姊安危，心中愁急，也援到上面，一同眺望了一陣，經過一場場大雨，連火口殘烟，和那大片燃燒過的樹林，都看不到一點影跡，想起昨日途中，曾經改道，沿途曾見許多震裂的地穴樹縫，怎麼也能看出一點形跡，先盡以爲偏在側面，也許錯了方向，後來除昨日去路外，那一面俱都看到，一眼望過去，都是密層層的樹海，休說火山斷崖，連遠一點的樹縫，都未發現，近處却有不少，偏生四面都有，連去的一面，也現出兩三處，都是稍爲一遠，便看不出，中間還有隔斷之處，才知無望，商量了一陣，無計可施，祇得仍打着走一段是一段的主意，姑且朝方丈兩人去路尋去，尋到了人，不問是何來歷，多少總有一點法想，那兩個再要真是漢人，就非善良，也有一點商量，爲防那兩個皮袋生事，並還費了心思，將其改裝，翻將過來，準備停當，又將乾糧，取出吃飽，方始上路，前途難走已極，但比昨日，又是不同，地勢本就高低不平，比起來路，還要崎嶇，又多荆棘灌木阻路，不是二人一身輕功，有的地方，簡直難於飛渡，光景更比來路昏黑，透光之處極少，祇比由菜花峒初上路那兩天，林中暗如深夜，要強一點，多少還能分出一點路途，大雨之後，到處積滿雨



水，污泥腐葉，往往深達丈許，端的步步皆險，稍不留神，以二人的功力，雖不一定失足滅頂，陷落下去，受傷過險，決所難免，二人原意路清所見那兩個身穿前朝衣冠的人，年紀不大，彷彿一男一女，不似山中野人苗儼，所說既似漢語，彼此便能通詞解意，所遇如是漢人，不論善惡，均有商量，便是山中隱伏的野人，身邊包裹內，帶有不少他們喜愛應用之物，也可用以結交，如其途向已迷，無人引路，不問走遠走近，將人尋到，終是好事，反正亂闖，起身時節，也未照着昨日所走直路，便朝今早兩人所行途向，跟蹤趕去，先還疑心那皮袋，如是對方遺留，必要來取，前途多半能夠遇上，路清爲防萬一，又見雙玉，人已復原，特意削了一根樹幹，取出內中乾糧，分放在原帶糧袋之中，再將那兩個皮袋，輕重弄勻，挑向肩上，手持燈筒，一路查看，往前進發，誰知滿地水泥中，開頭還能看出影約約幾點脚印，及至走出不遠，經過一片乾地，由此向前，便看不到一點人蹤，中間曾疑將路走錯，重又趕回原路，再往兩旁搜索，仍無影跡，心方不解，等到越過一列高岡，下到平地暗林之中，忽然發現，當地林木最密，暗如深夜，樹均好幾抱粗細的千百年以上古木，平地拔起，直上十來丈，始見枝葉，由此往上，便結爲一片密不通風的樹蔭，昨夜大雨，竟未透下，祇稀落落靠近樹根，聚着幾堆雨水，還有順着樹幹流下來的積溜，一條條白綫也似，在暗影中閃動放光，林中行列

雖稀，有水之處，却是極少，就有，也都滲透在那積葉沙土之中，方說，這一帶與來路不同，沙多土少，並有極厚落葉，所以地勢雖低，並不積水，附近也許還有山泉，雙玉自從走往暗處，便將燈筒要過，手持寶劍，搶往前面查探，兩下相隔，約有丈許，本是低聲談論，邊說邊走，忽在前面驚呼，清哥快來，你看這裏，怎有這多脚印，路清連忙趕過一看，原來前途地上，脚印甚多，並還又粗又長，五指畢現，一望而知，是那些終身赤腳，脚底業已生滿厚皮，有那野蠻一點的，甚而從小練起，用火燒過，故意塗上松香樹油的苗僮野人足跡，由當地起，非但滿林皆是，接連不斷，地上並還現出兩攤血跡，和皮骨燒焦的臭味，知道業已走往野人棲息的巢穴之中，二人平日，常聽符南洲指教，深知森林中苗僮野人的風俗習慣，一見脚印，和樹幹上，石斧石矛斫刺之跡，便知這般野人，凶猛非常，人數又多，決不好惹，心想，自己共祇兩人，雖說見了他們，探路比較有望，照此情勢，對方人多凶猛，一個言語不通，稍為發生誤會，休想活命，人不能永遠不眠不休，何況這等暗無天日，危機密佈，無論東衝西突，多少天都走不出的黑森林，地理又不知道，祇一為敵，這般從不怕死，專講前仆後繼的野人，不說羣起來攻，祇要暗中跟上幾個，便是凶多吉少，被他擒住，身受尤為慘酷，有的還要生吃活人，端的可怕已極，不禁心生恐怖，越想越寒，路清老是關心心上的安危，更是情虛胆

怯，忙將雙玉拉住，隱去火光，悄聲囑咐，不令開口，準備退往原路，商計停當，再往前進，因往前面，走了一段，越想越可慮，決計後退，一時疏忽心慌，退得略偏，未走回路，燭光祇照脚底，又不敢四面亂照，還未退到透光之處，方覺不是來路，且喜遙望歸途，已有天光漏下，現出白影，心方暗幸，不曾被那野人看破，路清挑担在前，見雙玉一人，持劍斷後，惟恐受了暗算，老不放心，不時偏頭回顧，不曾留意退路一面，走着走着，耳聽雙玉，一聲低喝，手指前面，心慌意亂中，也未看清，料是前面來了敵人，忙即回頭向前，往旁一縱，身還不曾縱起一半，頭上已捱了一下，慌不迭把所挑的担一擡，伸手拔刀，便要迎敵，雙玉已忍不住笑了起來，路清覺着頭上，打得不重，面前還有大團白影，打秋千一樣，往來亂晃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樹上，掛着一個大皮袋，並非敵人，又是同來壯士，所帶懸床，並還兩個紮在一起，內裏放着一些途中所用零物，但比今早所見，污穢得多，上面泥污狼藉，並有兩處殘破，彷彿地震初起時，震向空中，落將下來，被樹枝石塊劃破，懸床也有一副，碎裂了好些，不經縫補，已不能用，不像今早所見，完整如新，暗忖，一路行來，一整天不曾停步，少說也有七八十里，就算森林阻隔，沿途幾處繞越，至少常有五十里一條直徑，還不算今早走這一段，這些懸床糧袋，明是菜花峒起身時，所帶之物，全都認得，常聽人說，地震猛烈時，往往能將

人物，震出數百十里之外，最奇是，有的固是慘死，凶多吉少，內中也有僥倖脫身，保得性命的，身上連傷都沒有，這類傳說甚多，並還見於公私記載，傳爲奇跡，但那都在城市曠野之中，像這方圓千里的森林樹海，震出多遠，並不稀奇，可是上面隔有極厚樹幕，除却隨同地面陸沉，怎能穿透下來，保持原樣，末了一袋，還有一點污損，先那兩袋，非但完整無缺，連內裏的食物，均未毀損，豈非奇事，看神氣，這前後三袋東西，分明都是這般野人所掛無疑，他們見我二人，睡在那裏，就不暗中加害，照他們那樣凶野多疑，也必將人綁起，怎會不曾驚動，正在相對奇怪，雙玉忽然驚道，此事不近情理，莫要夢中所聞，並非漢語，或是這般野人，無意中發現皮袋，由樹幕裂口中飛落，剛剛掛向小山頂上，準備吃那袋中食物，忽又發生地震，將他嚇跑了，昨日黃昏時節，原曾發生過兩次地震，不久便是狂風暴雨，我們在下面，等了些時，才把心神定住，搶往山上，彼時光景黑暗，飢疲交加，以爲林中生物，均已逃光，到了上面，人便安歇，始終不曾仔細查看，醒來才見兩個皮袋，掛在左近樹下暗影之中，如非心生疑慮，便先兩個皮袋，也許疏忽過去，就此起身，都不一定，大半末次地震時，山上正聚着幾個野人，我們到前，業已驚退，一直不曾回來，你所見那兩人，跑得那急，不是別處繞來，由當地經過，還未發現我們，便是看出山上，臥有兩人，因我們形貌打扮，均

與常見不同，他們從未見過，又當地震之後，形勢危險，以爲安然到此，決不可能，因而疑神疑鬼，又見人已快醒，慌不迭轉身逃去，前往報信，如我所料不差；事情却是可慮呢，話未說完，路清也就提醒，更加愁急，本來用不了那許多，照着預料，又多凶險，不等說完，便拉了雙玉，往回退走，那皮袋也未取下，走出一段，見無動靜，再尋一隱僻的大樹圍後面，先把所帶東西藏起，然後掩向一旁，低聲商計，方覺進退兩難，依了路清，打算東西不帶，孤身一人，掩往前途，探看明了虛實，再作計較，雙玉知他，關心自己太甚，老不放心，爭論了兩句，故意氣道，你怎這樣看不起人，你當我姊妹，是尋常女子，沒有男人一路的，便寸步難行麼，這時大姊不在這裏，如被曉得，不罵你一頓才怪，休說你我患難夫妻，理應同舟共濟，生死禍福，都要一路，便爲本身利害着想，人單勢孤，多上一個得力幫手，難易安危，要差多少，何況這等蠻荒異域，暗無天日的黑森林中，休說孤身遇險，一不小心，將路走迷，彼此都是凶多吉少，多受艱危之外，還要添上許多悲苦愁急，再往不好的想，你因怕我犯險，孤身前往，一個不巧，被那野人擒去，我姊妹的皮氣，你所深知，久等不來，豈肯罷休，再說，後退也是無路，勢必前往查探，稍有不測，便非拚命不可，本來二人合力，可以平安，偏要分開，自找苦吃，還使彼此增加憂疑，提心吊胆，何苦來呢，如非我深知你的爲人，我們

又已正了名分，不久便要完婚的話，要在以前，你初向我求愛時，有此舉動，我還當你和趙乙一樣呢，他向姊姊求愛，一面假裝老實，一面又想盡心思，百計討好，我姊姊人最磊落光明，和誰都好，不像我還要分辨遠近，有點娃兒皮氣，以爲人也和他一樣，至今多半還許不會看出，我却旁觀者清，實在好笑，這類自己沒有男子氣節，却把心愛的人，當成廢物，彷彿一朵鮮花，祇許他一人，親熱保護，別人看都看不得，平日却又做出許多醜態的男子，真叫討厭已極，我雖知姊姊曉得，定必不快，但因此是各人心願之事，聽爹爹說，大城鎮中的男子，比這個更加討厭十倍，比較起來，趙乙還是好的，好在我姊姊，不是沒有主意的人，所以不會說破，你這類行爲，不論真假，我都不願意，我決不冤枉你和趙乙一樣裝腔，你也不會欺我，實是關心太切，反而心慌意亂，但我不喜胆法的人，再要多說，我就不理你了，路清原是顧慮太多，看出危機將臨，心神無主，此時進既不可，退又不能，打算在當地，等上一會，靜以觀變，所料如中，少時必可看出一點形跡，以便相機應付，省得又走回頭路，再如尋不到人，無法覓路，反正森林中的野人，多半是這神氣，他們雖然十九性情凶野，猛惡多疑，本性俱都天真誠樸，祇要上來，將他疑心去掉，非但無事，還可得他幫助，同時想起烈凡都，也是一個野人的會長，就許誤打誤撞，與之相遇，他們同在森林之中生長，雖非同族，多少也可

問出一點虛實，不過無人引見，雙方言語不通，開頭相見，却是危險已極，祇顧盤算，竟將符南洲來信所說，未到楠木林問明以前，不可隨便洩露烈凡都之事，忘了一個乾淨，本是心煩意亂，拿不定主意，及聽雙玉一說，忽然想起，由小江樓起身時，趙乙帶病起身相送，以及背了雙珠姊妹，所說之言，再一回憶以前所發現的對方言行，心中一動，反正暫時無路可走，便把雙玉，拉向樹根之上並坐，低聲問道，我先不曾留意，你怎知道趙乙愛着大姊，雙玉笑道，你和大姊，都是駱子，從來不以小人之心待人，但決瞞我不過，這還用說麼，可笑趙乙，真個不知進退，也不想他那爲人，我們姊妹，雖無貧富之見，也從沒說過不嫁人的話，男女相愛，原是常情，像他那樣，自己畏難偷懶，不做得叫人佩服，祇想賣弄鬼聰明，當面殷勤，專向我姊妹討好的假人，先就叫人，看他不起，何況姊姊那麼聰明絕頂的好人，休看他平日對人，都是好到極點，既不怕髒，又不怕累，更沒有一點私心，實是一種博愛之念，他認爲一個好人，固應與之親近，低一等的，也應加以勸導，便是惡人，祇非傷心病狂，均應設法感化，引其歸善，所以老是一律看待，從未輕視，真要叫他嫁人，却非合他心意不可，別的不說，第一是要心性純正而有熱情，將來能夠幫他做番事業，第二是要男女相等，志同道合，各把全副心力，用在事業上面，在這種生活中，增加他的情愛，像趙乙那樣卑鄙自私，而

又無能，平日肯對他好，全是捨短取長，覺着我父女行醫，田裏的事，全都仗他出力，祇管有福同享，爹爹一面把收穫所得，與之平分，一面却將那些有錢病人所贈銀米，按人平分，他雖不在小江樓相助，照樣也得一份，連他本身所有，積蓄起來，以作將來成家立業之用，當他自家人一樣，比起別家佃戶長年，真有天淵之別，到底人家，出了力氣，一個人住在萬花谷，也太寂寞，為此每隔些日，必叫田四哥和你，代他耕作，將他喊往小江樓，聚上半日，每月三次犒勞，從不使他脫空，遇到農閒之時，仗着谷中鄉隣，和我父女都好，出來門都可以不關，更是三天兩頭，守在小江樓，不肯離開，就這樣爹爹和我姊姊，還覺一人耕來三人吃，雖然我父女行醫，十九救人，不爲錢財，本身無暇耕種，非要有人代耕不可，但他無形中，也算幫助我們行醫，所得也並不少，爹爹頭一個心中不安，樣樣厚待，可是他那爲人，和愛取巧討好的皮氣，姊姊怎麼也能看出兩分，如何會肯嫁他，這都不說，最可笑是，上來因看出我姊姊，外和內剛，祇管對人謙和，自有一種正氣，使人樂於接近，却又不敢絲毫輕侮，居然妄想向我求愛，剛借抽空習武爲由，向我表示了兩次，我素來口直心快，馬上當面發落，借話警告，跟着，我便和你訂婚，他見無望，這才專向姊姊一人下手，那獻媚討好的醜態，也不知做了多少，即以這方面論，他雖受傷，並不甚重，我家傷藥，你當知道他的靈效，比他



最重的病人，也該早好，爲想在小江樓，多住兩日，就便和我姊妹，常日相見，故意裝得寸步難行，聽爹爹口氣，本已知道，祇爲喜逸惡勞，人之常情，年輕人誰不喜歡熱鬧，也就聽之，跟着仇敵發難，竟將爹爹誘迫了去，我姊妹三人，便同起身，他見姊妹要走，裝病臥床，不能多見，實在忍不住，才假裝負痛，起來相助，表面是獻殷勤，目光却釘在我姊妹一人身上，說了許多好聽的話，這時，姊姊一心在辦正事，他雖機警聰明，尋常對人，決不像我多心，又當危難之際，當然不會留意，我却看了一個清楚，心想，你如真個對我父女忠心，爹爹和你，親如父子，遭此非常之變，人又被賊擒去，生死安危，尙在難測，我姊妹無論如何，尙未失陷，爲何對我爹爹，毫不關心，祇初得信時，假裝激烈，亂吵了幾句，彼時，衆人雖都悲憤，誰都不曾放聲痛哭，祇他一人，放聲哭喊，彷彿要和仇敵拚命神氣，所說都是咒罵的話，沒有一句，可以合用，這還可說，本身無能，不能怪他，可是我姊妹，剛一離開，人便收風，跟着，便裝傷痛，連茶水都要別人代拿，隔了一會，見我姊妹，不曾進去，忽又爬起，假裝掙扎相助，因我姊姊，愛吃燻臘，再三和你說好話，要將那幾條臘腿，與我姊妹帶走，口口聲聲，都關切我姊姊一人的衣食起居，安危險阻，休說你平日，那樣幫他，自稱當你同胞兄長，便我也是一樣的人，他心慌意亂中，本相畢露，除走時才說上幾句敷衍話外，幾乎不曾再

提一字，便是最關重要的爹爹，他也彷彿忘記有此一人，也不想我們此去，爲了何事，簡直與之不大相干，果真和我老少四人一條心，那有這樣情理，中間又向我們，再三打聽途向走法，表示他對姊姊，愛到極點，沒有此人，便不能活命，祇等他病一好，馬上便要拚性命追來神氣，你說這樣自私的人，姊姊怎看得上呢，路清想了一想，答道，此話還不盡然，我已想起，趙乙對於大姊，確是可疑，像姊姊那樣女中英雄，祇是年輕男子，稍爲自信，不慚形穢的，也必不捨放過，何況近水樓台，雙方均未婚嫁，向其求愛，原是人情，就因爲色所迷，一心專注，做得過份了些，也不能算是他的過惡，不過照我臨走所見，話真難說，祇恐隨後跟來，大有可能呢。

## 二 一 繁花明遠樹天開奇境喜謁幽人

雙玉原認定趙乙決無這等胆力，敢於隨後跟來，再說，事實上也辦不到，及聽路清一說，老大不以爲然，方答，我看不會，就他這半年來，勉強學去的那點武功，這麼危險的黑森林，如何通行，何況又是孤身一人，忽聽左近，似有響動，聲雖輕微，彷彿甚亂，二人癡身之處，三面都是好幾抱的巨木，駢生環繞，當中空出大半環兩丈方圓的地面，樹下立着兩塊，一人來高的怪石，還有一段樹根，伸出地上，恰巧橫在巨石之後，

人便坐在上面，皮袋更藏在斜對面樹腹之中，缺口一帶，却是一片草地，約有半人多高，如有敵人經過，決看不出內裏藏得有人，其他三面，除來路外，離開樹圍，不過三丈，均是叢林密莽，無法通行，即便敵人尋來，不等近前，已早警覺，缺口前面十餘丈，上面樹幕，還坍塌了一大片，陽光下照，由內望外，看得畢真，樹幕中心藏伏之處，雖較黑暗，仗着練就目力，又在森林中，走了幾天，業已看慣，比較起來，已算是極好所在，不用燈火，彼此動靜，也能看出，爲防萬一，又恐樹上，和左近灌木叢草中，伏有蛇蟲之類，事前曾經仔細搜索，看出當地，實是絕好藏身之所，以前決無人跡往來，否則，缺口外面的草，不會那麼整齊，餘下兩面，又是無路可通，就有野人，由左近經過，也必在那透光之處，一片淺草和沙石地裏，祇要來的人數不多，窺探出他的習性，便可現身上前，與之相見，忽聽周圍有了動靜，心中一驚，忙即起立，手握寶劍，探頭往外一看，面前果然來了一夥身材高大，貌相猙獰的野人，已快走近缺口，前後約有十七八個，相隔不過三四丈左右，眼看湧到，料知不妙，仗着事前防到，留有兩條退路，均在身側駢生的樹縫之中，內中一處，雖然較寬，但要縱身而上，方能越過，離地約有丈許，又見來的那夥野人，雖然刀矛並舉，似還不曾曉得內裏有人，能不驚動，自然更妙，路清心想，野人太多，急切間也許不可理喻，打算借着山石隱蔽，掩

往另一個較仄的樹縫中，側身而過，由此出去，貼着叢莽邊界，施展輕功，一路飛馳，便可逃往小山一帶，雖然也是一條難走的路，並有許多顧慮，緩過一步，終較穩妥，誰知目光到處，側面暗影中，已現出許多刀矛影子，料被野人看破，暗道不好，人困裏面，野人刀矛梭鏢，又極利害，被他包圍，擲將進來，如何能當，忙將雙玉一推，同往身側不遠的高樹縫中，縱將上去，路清在後，百忙中，剛看出缺口外面的野人，停步不進，業已發現自己，忽聽雙玉，呼喝之聲，心裏一急，連忙縱將上去一看，這一面的野人，來得更多，同時，瞥見前途漏光之處，還有許多野人，都是刀矛並舉，悄沒聲潮湧而來，分明四面均被包圍，這一驚真非小可，樹縫深達七八尺，人在上面，進退無路，二人全都情急，雙玉見野人來勢狂惡，單眼前見到的，已有八九十，另外兩面黑暗影裏，還不知有多少，最難是雙方言語不通，驟出意料，端的軟也不好，硬也不好，軟了被人看輕，稍有失閃，固是凶多吉少，如其動手；又難免於傷亡，一經成仇，追蹤不捨，無論逃到那裏，總有筋疲力竭之時，稍一疏忽，便遭慘殺，就不動手，一有誤會，便難分解，心裏一急，忽然想起，前在花藍家，月下舞劍示威之事，猛生急智，意欲上來先將對方鎮住，再與講理，恰巧這一面，雖是森林當頂，上面結有極厚的樹幕，因是前側兩面，相隔不遠，均有透光所在，由黑地裏，走向明處，比較清楚，樹的行列，

又比其他兩面較稀，野人來路附近，更有七八丈方圓一片空地，時機瞬息，危險萬分，不願再與路清商量，也不知野人，是否通曉所說苗語，口中大喝，你們不許妄動，我非敵人，還有要緊話問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話未說完，人已施展輕功，搶往樹縫外面，到了邊上，身子微微往上一跳，縱高了兩三尺，緊跟着，雙脚併攏，橫轉過來，照准右側駢生的樹幹上面，猛力一登，人便和箭一般，向上斜飛出去三四丈高遠，接連越過好幾十個野人，再就空中，一個轉折，隨手把寶劍，舞起一道寒光，腰間弩筒，就勢拔出，由一個黃鸞摩空，變爲魚鷹入水，調頭往下縱落，腳上頭下，離地丈許，再將手中寶劍，舞起一片劍花，人也輕盈盈落向地上，路清見他，一言不發，突然縱起，不及攔阻，心裏一急，惟恐受到野人包圍，寡不敵衆，也忙跟蹤，隨同縱去，二人一先一後，相差不過丈許光景，身還不曾落地，耳聽衆聲吼嘯，心中一驚，疑是野人就要合圍搶上，方覺不妙，百忙中，瞥見衆野人，多一半嚇得往後倒退，相隔較遠的，全將手中刀矛，一同揮舞，一齊吼嘯起來，後退的野人，退了幾步，也是如此，方覺不像動手爲敵，彷彿歡嘯神氣，耳聽遠遠傳來清嘯之聲，好似那裏聽過，還未聽真，人已相繼落地，再看衆野人，忽然肅靜無聲，人却不進不退，立在當地，另外兩面的野人，也都蜂湧而來，做一圈，將二人圍在當中，相隔最近的，也有兩丈，四外大樹間的空隙，均被

填滿，祇管花面猙獰，形態猛惡，兩三百對凶睛，一齊注定在自己的身上，握緊刀矛，作出應敵之勢，但無一人近前，路清初次身經，還在驚疑，雙玉從小便聽父親說過，見此形勢，就是對方，懷有敵意，祇不當時動手，便有商量，心便定了許多，忙將寶劍還匣，一面暗告路清留意，一面朝着那羣野人，把手一拍，表示沒有敵意，再將平日所會的蠻苗夷儂的言語，連生帶熟，說了出來，說完不得回音，又換一種，大意是說，此來作客，尋訪兩人，決不久在當地停留，不會搶奪他的牲畜子女，做他不願的事，並還能醫病，要對方推出一個會長，或是通曉語言的人出來，細談來意。如蒙相助，彼此都好，還有一點小禮物，送他會長等語，那知連說了好幾遍，把平日所學的各族語言，全都說完，對方老是呆立不動，非但沒有回音，泥塑木雕也似，絲毫表情都無，路清在旁，見野人越來越多，最妙是後來的人，面都未見，也未往前探頭張望，祇立在前面一圈人的身後，由此不言不動，不消片刻，便圍成一圈又緊又密的人城，除却樹，便是人，更不見絲毫空隙，臉上全都畫得花花綠綠，凶醜怖人，因其從小生長森林之中，習於勞苦，終年與毒蛇猛獸，寒暑險阻搏鬥，一個個都是筋骨健強，身輕力大，形態威猛，比同來八十壯士，彷彿還要強健多力，這多的人，四面包圍過來，憑自己的耳目，事前竟會不知，直到近前，方始警覺到極輕微的聲音，一望而知不是易與，如此越來越

多，不進不退，心疑林中野人，都有奇怪風俗，必是他那頭領，還沒有來，想等人到以後，請命處置，看他這樣戒備森嚴，多半把人，當作網中之魚，決不像有好意，最着急是，愛妻想盡方法，口說手比，對方老是那變形貌冷酷，絲毫不加理睬，如有商量，怎會這等神氣，驚險緊張頭上，非但把方才嘯聲忘記，反而越想越覺可慮，見雙玉方法，業已想盡，終無應聲，有心往前，試他一試，無論怎麼逼近，對方始終一步不讓，也不動手，看樣子決不會把路讓開，放人過去，如其硬衝，又恐本來無事，激出變故，左右兩難，正和雙玉，低聲商計，如其會長到來，發現危機，仍用前法，施展輕功，聲東擊西，看准空處，冷不防一翻身，逕由人頭上面，飛越過去，及至四外一看，一面來路，盡是密林叢莽阻隔，插翅難飛，另外兩面，就這一會，非但人圈，越來越厚，那一面都有不少，並且外圍樹幹上面，也都到處伏有野人，另外那一面都有數十個，往來飛馳，不會近前，男女老少都有，因是赤脚，又在林中跑慣，端的捷如猿猴，輕得聲息皆無，不是隔近，一點也聽不出來，斷定形勢嚴重，無論走那一面，都有埋伏，如由人上，飛越過去，休說眼前這一大片，決不放鬆，便那樹上地上，這些野人的刀矛鏢弩，也是難當，一時情急，勾動前念，忍不住挺身向前，厲聲大喝，我們來尋烈凡都，如其在此，快些請來相見，否則，也請指點地方，我們決不侵犯你們，路清苗語，更是有

限，爲防對方，不能明白，說得頗慢，又因野人，未必通曉，烈凡都三字，說得分外有力，平日語聲，又極洪亮，這幾句話，還未說完，那些惡鬼一般的野人，本和木偶一樣，立定不動，聞聲忽然起了騷動，紛紛驚顧，有的並在交頭接耳，低聲急呼，面現驚疑之容，這一來，連雙玉都當有了用處，想起烈凡都，乃野人最敬佩的老會長，剛一說這三字，便有反應，看神氣，也許無意之間，將他尋到，心中驚喜，便照平日所聞，野人對所最尊敬的人，所用稱呼禮節，二次忙立向前，雙手交叉一揮，再將寶劍拔出，朝空一揚，剛大呼得一聲烈凡都，路清以爲雙玉，比他更能明白野人風俗，又見四外野人，互相驚顧騷動神氣，也想學樣，第二個烈凡都三字，還未出口，忽聽一聲暴噪，四外野人，紛紛縱起，互相撞擠，搶着狂奔，彷彿有什麼大的災害將臨，爭先逃命一般，往來路馳去，這些野人，跑起來又是極快，轉眼之間，人都逃光，同時看出，人數之多，少說也有二三百個，自己祇得兩人，這類凶悍無比，遇見仇敵，連死活都不顧的野人，不知何故，聽出烈凡都三字，竟會如此胆小害怕，實在不解，路清不由心寬胆大起來，斷定對方，如此胆怯，烈凡都必是他們會長無疑，還想追上前去，令其引路，前往求見，雙玉連忙一把抓住，急呼，你去不得，路清見他面有愁急之容，忙問何故，雙玉答說，你那知道，烈凡都如其是他的會長，至多當我貴客看待，怎會嚇得逃走，如非



是他最怕的人，便有別的原因，爹爹來信原說，先到楠木林，尋見異人再去，內裏必有文章，野人風俗奇特，我們方才，冒冒失失，曠了出來，莫要無意中，犯了他們大忌，那才糟呢，真要肯當我們是客，如何一聽就逃，他們比見了活鬼還要害怕，往好的說，他們就此不敢再見，那是便宜，否則，他那會長，現還未到，此去也許還要引來強仇大敵，這還是誤會到底，怎麼分解，都無用處，我們不想方法，往相反一面，趕緊逃走，如何還要追他，自投羅網呢，路清聞言大驚，越想越覺所說有理，方答，我雖常聽岳父閒談，相從年淺，所知不多，你說的話，果然可慮，無論如何，我要見人，也應乘他未來以前，打點好了退路，再作計較，我看，別的東西，均在其次，食糧最關緊要，我們先將隨身糧袋裝滿，別的能帶則帶，不能帶，隨時在途中丟掉，遇上敵人，還可用作疑兵，將其引上歧路，你看如何，雙玉方答，事不宜遲，越快越好，忽聽野人去路上，又傳來一聲清嘯，比方才近了一些，同時，又聽衆野人，喧嘩騷亂之聲，雙玉忙道，他們果然去而復轉，還不快逃，路清忙道，這嘯聲似與以前所聞相似，你可聽出，雙玉也是想起，方答，我方才也曾聽見，據我意料，決非野人苗儻所發，你今早曾見兩個前朝裝束的男女漢人走去，所行也是這一面，莫要前面，就是楠木林吧，路清聞言，心方一動，嘯聲已由遠而近，來勢絕快，知道就有敵人尋來，逃也無及，又聽出野人喧

嘩之聲，由近而遠，與之相反，來人嘯聲，也祇有兩個，心想，這嘯聲許是今早所見兩人，去而復轉，莫要爲我而來，反正無法避免，就往回路逃退，像這類身輕力健，爲數又多的野人，早晚必被尋到，轉不如對面相見，相機應付，比較有望，互一商量，決計等在當地，掩身窺探，祇要來人不多，沒有敵意，率性與之明言，省得遲疑不決，老担心事，剛剛搶往來路旁邊，大樹之後，探頭一看，不禁驚喜交集，原來前面來的，果是兩個漢人，一男一女，本來前朝打扮，想因行路方便，長衣業已撩起，東向腰間，露出半段腿腳，所穿是雙藤鞋，步行如飛，自己蹤跡，似乎被人發現，嘯聲已止，相隔數丈，晃眼馳到，二人看出來人，肩上雖然插有寶劍，貌相均極英俊，未到以前，面上先有笑容，脚步也似放慢了些，看年紀，至多也祇二十左右，脚程却是快極，忙同迎上前去，剛一對面，來人已先立定，男女兩人，同聲笑問，二位佳客，是來尋我師父的麼，請恕我們，一時荒疏，又因查看火勢歸來，急於覆命，不曾驚醒你們，祇聽人說，你們要往楠木林，看望家師，有要事相求，並因家師，日內要往別處訪友，不知是否見客，而你們所臥小山一帶，以前毒蛇猛獸最多，雖被地震驚走，恐其仍戀舊巢，去而復轉，附近又有野人部落，惟恐無心相遇，雙方言語不通，以致冒犯，不等交談，便即趕回，方才聽說，二位似已受到虛驚，他們原因他那會長，和我們匆匆相見，命人傳

言，話未聽清，祇當叫他搜索來客，遇見將人留住，以免走往別處森林之中迷路，或是走往那有浮沙泥沼之中，遇到危險，雙方言語，又不通曉，以致逼得二位，喊出烈凡都三字，幾乎發生誤會，就這樣，他們還是不敢一同來迎，這裏不是講話之所，前面不遠，便是通往楠木林的一條險徑，就在落魂崖的北面，爲了當地，曲折迴環，隔着一條絕壑，加以密林叢莽阻隔，不知細底的人，決難通過，但比正面前往，少去許多繞越，和轉折之勢，路要近出兩三倍，好在這些野人，雖仍將信將疑，祇要師父，和那少年會長一說，便可無事，我已叫他，去往楠木林中等候，我們路上再談如何，二人見那男的，說話最多，滔滔不斷，聽完謝諾，請問姓名，邊談邊走，才知楠木林異人，乃是兩夫妻，男名木難，女名冷霜娥，這兩人一是他的愛女木芸子，一是他得意門人凌漢，隱居山中，已有多數年，凌漢和芸子，又是一對小夫妻，剛成婚不久，當日原因饅頭山，火山爆發，此事早在二老意料之中，火口震裂之後，知道地火已洩，地震必要停止，同時看出不久就要變天，便命兩小夫妻，前往查看，途中發現兩個皮袋，先祇當是採荒的人，結隊入山，無意中遇此災變，震勢猛烈，將所帶東西，全都震散，遠出數十里外，落向樹幕之上，凌氏夫妻，爲防萬一，本由樹幕上面，踏枝飛馳，見這兩袋東西，通體完好，並未毀損，覺着有用，同時又想，歸途要尋野人傳話，恰巧旁邊，有一裂孔，

便縱將下來，先想尋人，代他送將回去，後見人都逃光，隨手取了一根樹幹，將他掛好，二次往前進發，跟着，遇見大雨，正要回轉，人已走到火山左近，陸沉地面，電光照處，瞥見前面，有一羣人，在狼狽飛馳，當中還隔着一條極大的裂縫，深不可測，知道那一夥人，慌不擇路，林中地形已變，未必能逃出去，想起這些人，多半空手，就是刀子弓箭之類，不像帶有食物，沿途曾見樹幕上面，掛着七八個皮袋，有些雖已破碎，沒有初見之時，那樣完整，內中却有兩袋食物，忙即把人分開，仗着師傅本領，一個去往回路尋找，一個追上前去，將其喊住，冒着雷風暴雨，越過裂縫，將人尋到，交回皮袋，果是所失之物，後又問出奉命護送三個漢人，往楠木林，尋找師父，因在地震以前，發現前古龜殼靈藥之類，人都離開，地震之後，爭先逃命，業已無法回去，估計人已送命，回去峒主也許還要見怪，全都忿忿，但已無計可施，凌漢告以這三人，祇要不死，便可無慮，隨同趕回，因不知這三人的來歷，又見飛泉崖一帶，正當火山邊界，震塌了一大片，照擺夷所說，十九無幸，偏生這般人，祇知來者，兩女一男，又說不出個道理，歸途想起，還有兩個皮袋，掛在小山上面，打算順便取走，並向師父稟告，回到小山，天早大明，剛剛縱落，便見幾個野人，掩掩藏藏，往小山這面走來，山上還臥着一男一女，正與擺夷所說相同，知道這羣野人，性甚凶悍，近年雖被他師徒制

服，像這類從未見過的外人，難免懷有敵意，自己又不知這三人的來歷，師父是否肯與相見，恐有誤會，引起傷亡，忙即上前喝止，那幾個野人，雖因近年，對他師徒，懷德畏威，並不一定想要傷人，到底看相人家東西，不是好意，見被凌氏夫婦看破，全着了慌，連先拾到的一袋東西，都不顧再拿，嚇得如飛逃去，二人看出他們，作賊心虛，也有了氣，不願將人喊醒，忙即追去，迎面遇到大羣野人，因在林中，發現一些由裂縫中墜落的食用之物，起了貪心，剛剛大舉尋來，被二人迎頭喊住，衆野人最怕這兩小夫妻，又都愚蠢，二人懶得和他多說，祇令隨同往尋會長，偏又不曾在彼，又走出一段，剛將野人止住，令在當地等信，不許去往小山一帶走動。走出不遠，恰巧那少年會長，得信追來，二人知他，聰明曉事，正說之間，忽然想起當地，以前蛇獸出沒，最是危險，惟恐小山上的少年男女，不知途向，爲毒蛇猛獸所傷，或是走往落魂崖旁，浮沙泥沼裏去，送了性命，便命會長傳令，命衆野人，去將二人留住，不令走開，等他見完師父，再定去留，那少年會長，妻子爲毒蛇所咬，剛問木老，求得靈藥回去，中途聽說二人尋他，重又折轉，急於回去，走不幾步，恰巧內一野人，爲了心虛太甚，逃時跌了一交，凌氏夫婦，恨他平日凶狡，不肯給藥，會長是他兄弟，恰巧路遇，給了點藥，命代傳話，有許多話，不曾說明，等到會長，送完了藥走來，遇見逃回的人，說來人竟是烈

凡都所差，因這一羣野人，與月兒湖老人阿龐，原是同族，當初爲了同室操戈，硬將對方，威逼出去，不料逃的一夥同族，心還不憤，冤苦太甚，早將祖傳幾件號稱附有祖神的遺物，偷偷運出，按照昔年祖神烈凡都預言，本有許多禁忌，情勢行凶這一族，人又奸狡凶暴，事後發現許多祖傳遺物，全都不見，雖因人太凶狡，無人敢於質問，死時天良發現，却極後悔，這般野人，最是迷信鬼神，死前又得了一種奇病，以爲此是祖神降罰，神智昏迷，說了許多謬語，大意附有祖神靈器的遺物，業已飛走，此後所有的人，均須做那逃走人的奴隸，如其不能將這些人請回，子孫決難安寧，偏巧接他位的會長，又是一個凶人，非但沒有照辦，反而妄想將逃的人殺光，將那些認爲祖傳之寶的枯木朽骨，破銅爛鐵，強奪回來，不料對方，歷盡艱難辛苦，經過二三十年的生聚教訓，比逃出時，強大得多，人更多出不少，上來便被對方殺得慘敗，由此互相報復了許多年，到老人阿龐，做了會長，威勢越盛，而這一面，始而循環報復，後見每戰必敗，災害叢生，人是越來越少，一般老人，想起前言，正在再三哭訴，互相勸告，想要講和，老人阿龐，因知此是未來大害，非將他制服不可，竟乘其人心離散，胆怯憂疑之際，突然大舉而來，總算不曾趕盡殺絕，雖未多傷人命，也不要這般人，投降爲奴，祇將衆人最信奉的祖神遺物帶去，與衆觀看，說奉祖神之命而來，第一，此後不許互相

報復，並將月兒湖種種規條方法告知，如能學樣，將來查看明白，真個悔悟，仍可合而爲一；否則，你們雖未正式爲奴，業已降順，再如生心背叛，立時祭告祖神，奉了真靈遺物，來將衆人消滅，這般野人，本就情虛胆怯，又經折箭爲誓，由此祇一聽到烈凡都三字，便卽心寒胆落，恍如大禍將臨，害怕到了極點，總算相隔太遠，老人阿龐，雖恨他們，常向別族搶掠殘殺，祇願眼前搶奪，不知樹敵結怨，留下後患，更有許多凶殘暴虐的風俗，不願與之合流，心仍想到此是自家同族，如能感化過來，結爲一體，豈不甚好，因此每隔些年，必要帶上些人，前來窺探，接連幾次，看出這般族人，多年習性，難於更改，自己年紀漸老，也就灰心，對方既不來犯，便也不再顧問，已有八九年，不通信息，可是每次前往，均想用嚴威，將其鎮壓，又拿有祖神遺物，這般野人，越發害怕，祇一見到，便望影而逃，偏是始終不知捨舊從新，真心改悔，直到發現楠木林，住有漢人，翻山越崖，前往侵害，才被木氏夫妻，管教過來，所以方才一聽烈凡都三字，嚇得頭都不肯回轉，路清，雙玉，聽完好笑，又問出烈凡都的下落，和當地種種風俗，凌漢又最通曉野人言語風俗，可以代作通事，並還答應，代他尋訪雙珠下落，祇人尚在，決可引來相見，照那走法，祇要逃得稍快，便不致於波及，無意之中，有此奇遇，不由喜出望外，再三稱謝，雙玉更因凌漢夫婦，曾冒大雨，趕往災區查看，環着陸

沉的所在，走了半圈，飛泉崖一帶，雖因中間夾着極寬裂縫，路不好走，上下相隔最深的，竟達好幾十丈，低窪之處，業已成了一片片的湖蕩，將路隔斷，深不可測，雖有一身本領，難於飛渡，同時發現林中奔馳的擺夷，趕往查看，飛泉崖那面，不會走到，但照所說，全部山崖，雖已陷入地底，電光照處，祇剩一座孤峯，挺立在那剛陷落的深窪之內，方圓却不甚大，照乃姊脚程，和走時途向，應該在那陷落以前，逃出險地，竄往前面未陸沉的森林裏面，雖然將路走錯，偏向一旁，離開楠木林，越定越遠，不會走到，暫時人却不至送命，何況又有那好武功，事情才隔一日，人如出險，必能尋到，可惜事前不知，否則，昨夜入林沒索，到了半夜雨住，便可發現蹤跡，等到楠木林，見完師父，立往尋找等語，雙玉聞言，和路清互一計算，雙方分手，初離險地時，幾次大震，相隔時刻，以及雙珠所走途向，和平日的脚程，怎麼也應越過那片陸沉之區，愁懷不由減了許多，那知事情湊巧，雙珠就在二人初醒之時，由六羣馬熊叢中，冒險逃出，竄往森林裏面，事前又受危崖阻隔，山崩地裂之險，未等火口崩裂，人已陷身孤峯之上，後來才冒奇險，由峯頂攀落，幸而下面，到處都是缺口，和中空之地，水積不住，在峯脚崖洞中，臥到半夜，方始驚醒上路，此時人還不會走出多遠，那一帶林木密茂，本難尋覓，凌漢夫妻，又誤認爲有此一日夜工夫，就沒有超過路清雙玉所行的路，決差



不了許多，又奉師命，另有要事，上來先往前方搜索，竟將入口一帶，疏忽過去，後來遍尋無蹤，才分一人，往歸途搜索過來，雙珠偏又遇見毒蟒，避往一旁，將路走錯，兩小夫妻，原是對友義氣，這樣大一片森林，不知對方，所走途向，祇管平日練就輕功目力，以及特製的照明之物，到底無法將其走遍，途中又發現大羣猛獸，聚在當地，神態悠閒，不像有人經過情景，以爲雙珠，孤身一人，多大本領，遇見大羣猛獸，也必避道而行，沒想到越過獸羣，再往前兩三里，便可發現蹤跡，斷定人已走遠，恰巧木芸子，往回路搜索，不見人跡，也未發現遺物，趕來相會，夫妻二人，竟將那羣猛獸避過，又分途搜索了一陣，再到約定之處會合，把事辦完，由林中繞路趕回，非但人未尋到，連雙珠所殺死蟒，和所遺留的殘餘乾糧，均未發現，惟恐二人傷心，又因林中廣大，恐有遺漏，又發動野人，前往搜索，正想過上幾天，野人覆命再說；到第四日，路清，雙玉，正在愁急，忽然得到人已平安到達月兒湖的信息，此是後話不提，當時二人有此奇遇，俱都興高彩烈，喜出望外，賓主四人，一會走入險徑，越過一條絕壑，由蛇獸伏竄的密林叢莽中，走了兩三里，再越過一條深澗，到了楠木林一看，越發驚喜交集，木芸子已先朝前飛馳而去，原來當地，乃是一片高原，當初也是一個大火山的噴口，沿途所經森林，都是參天蔽日，草莽縱橫，巨木駢生，難於繞越，地下不是荊棘密佈，崎嶇

難行，便是落葉腐草，污泥浮沙，稍一疏忽，固是不死即傷，便是時刻戒備，也是危機四伏，步步皆難，惟獨這一片高原，隱藏在森林中心地帶，方圓約有四五里，四面都是一片綠油油的樹海，祇這中心一片，非但佳木繁蔭，萬花如繡，白石清泉，到處都是，西北角上，更有大片湖蕩，碧乳溶溶，清深可以鑑底，波瀾壯闊，天水相涵，那麼深的湖水，離岸最低的一面，才祇尺許，山風過處，映着日光，閃動起億萬片金鱗，沿湖又多滿樹繁花，五色繽紛，大小不一，千葉重台，與繁英細蕊，相與掩映，盡態極妍，清絕無倫，因是一座死火山，那湖便是前古遺留的火口，沙石甚多，土地却少，這些挺生在石縫土隙之中的千百年古木，十九行列疏秀，鳳舞龍飛，華蓋撐空，朶雲自起，異態殊形，各有各的奇妙之處，極少聚在一起，繁枝怒發，蔭蔽又寬，離地既高，越顯雄偉，山風一吹，萬籟皆鳴，偶然見到兩株，形態相同，高低如一，互相對立，樹身也特高大的，遠望過去，宛如兩個通體翠綠的巨靈魔鬼，正在飛舞搏鬥，似合還分，更成奇絕，耳目所及，無一不是雄偉奇麗，氣象萬千，使人應接不暇，因是最高之處，石多土少，祇管天風冷冷，清吹四作，依舊青冥杳靄，白雲流空，日麗波明，點塵不起，無一處不是整潔如洗，真令人有人間天上之感，二人隨着凌漢，沿湖走去，直似入了仙境，心懷皆爽，塵慮全消，正指點雲影花光，爛嵐泉石，互相驚嘆，贊不絕口，忽見前

面一座似峯非峯，似崖非崖，宛如朶雲出地，層疊而起，通體其白如玉，從上到下，却又疏密相間，生出許多幽蘭香草的奇石孤峯，擋住去路，那峯下面祇得兩丈方圓，高也不過三丈，放在這大一片疏林平野，大片湖蕩之間，剛一入目，已覺美極，還未走近，先就聞到一股異香撲鼻，使人神智爲清，與來路所聞各種不知名的花香，均不相同，雙玉從小隨父學醫，最知藥性，心已驚奇，走近一看，見那香草，竟是父親物色多年，尋常最難見到的靈藥香玉遺魂草，心方狂喜，人已轉過峯去，目光到處，面前又現奇景，原來對面，乃是一片楠木林，粗均兩三抱以上，行列甚稀，枝柯却極繁密，無一株不是蔭蔽兩三畝以上，自然結成一片樹幕，但又不多，共祇四五十株，因其又高又大，裏面雖是一片濃蔭，看去却極暢朗，剛看出內有一所房舍，四外種着許多花草菜蔬，忽見木芸子，飛馳而來，見面笑說，家父家母，正做功課，野人會長已走，請二位兄妹，去往飛雲頂上，小坐相待，今夜就請住在上面，少時事完，便來相見，二人已早看出那座孤立的小石峯上，建有一座高而不大的涼亭，靠後一面，還有石級，可以上下，一面臨樹，人登其上，非但楠木林一帶，連四外森林樹海，全山景物，均可齊收眼底，雙玉扯心乃姊安危，不知木老夫妻，還有多少耽擱，一面謝諾，設詞探詢，自來惺惺相惜，這兩對少年夫妻，本是一見如故，談了一路，越發投機，芸子人更天真義氣，知道二

人，關心雙珠安危，忙道，聽爹爹說令姊決可無事，單他那樣爲人，也不應遭慘禍，二位祇管放心，我們今日黃昏，本來有事，奉命要往別處，方才已和家父言明，先去尋找令姊下落，一面發動野人，前往搜索，祇等安頓二位之後，便自起身，姊姊請放寬心好了，二人聞言，連聲感謝，隨同到了峯頂一看，那亭乃是四根兩尺方圓的大楠木，挺立地上，離地兩丈，再用山中特產香草，搭成一個穹頂，不借雕漆，也無欄杆，石峯奇秀，頂又平坦，寬達兩丈，宛如一朵白雲，蜿蜒上升，到頂展開，再往湖蕩一面，平伸出去，非但近頂一帶，幽蘭香草最多，不知用什麼方法，連那亭頂上面的香草，也都清鮮如活，上面並還垂下許多垂絲蘭，沿着亭邊，隨風飄拂，別有一種古樸清麗之趣，眼界更是雄曠無比，亭內外用具，多半整塊楠木所製，全是實心，共有一張矮桌，四個香草織成的蒲團，一個大木椅，另外還有大小兩個木榻，放在亭內，左角放着一個小泥爐，和幾件陶木所製茶具，兩束極整齊的松柴，和一些木炭，全都清潔異常，牀榻用具，尤爲古雅合用，似是主人閒來，到此坐臥，看山望雲之用。

### 三 款佳賓登盤薦春筍聯同氣連夜走森林

四人到後，先在亭外蒲團上坐定，並將皮袋打開，把懸床掛在亭柱之上，芸子又忙

着代將食物取出，升火燒水，笑說，我們這裏，無什好東西待客，又忙着往尋大姊，也許不等家父家母前來，就要起身，二位兄姊，請各自便，我覺懸床，比較舒服，休看這裏，四面空曠，山風頗大，但是此山，高而不寒，尤其西北面來的寒風，均被離此二百里的絕頂高峯擋住，山風最大時，不過現在這樣，並且極少下雨，此時正是溫暖季節，就到冬天，也不甚冷，我和凌兄，常時野宿，尙且不畏寒冷，二位兄姊，均有一身好功夫，夜來比較風涼，想不放在心上，如其不慣，請勿客氣，等我二人，事完回來，再想法吧，雙玉，路清，一心盼望對方，能夠早去尋找雙珠，本來還想跟去，後來聽出，事情絕非容易，相隔比來路又遠出了兩倍，凌氏夫妻，又由樹巒上面飛馳，走的雖是直綫，路雖近了許多，憑自己的功力，決追不上，跟去反而誤事，又聽說木老夫妻，少時相見，還有話說，不令同往，心想，這兩小主人，年紀最輕，從小便得異人傳授，往來森林之中，上下飛馳，如履平地，並有許多防身應用之物，比自己高強得多，多此跋涉，無益有害，也就打消前念，聞言忙答，多謝姊姊盛意，感激不盡，飲食現成，以後還要叨擾，千萬不要客氣，邊說，邊將所帶食物取出，賓主同享，凌漢，芸子，也未客套，每樣吃了一些，笑說，這些東西，我們雖都吃過，但有兩樣，難得遇到，也許前夜震落的，還有發現，我們能尋一點回來呢，雙玉見他所說，乃是自家由小江樓起身時，

趙乙想要討好，強勸三人帶來的一些燻臘，和風鷄脯，一直無心煮吃，哈瓜布送的東西又多，簡直不會動過，到了飛泉崖，路清想起前途，要和同行壯士分手，再往前去，鐵鍋不便攜帶，抽空將其煮熟，再用火烤去水氣，無意中塞了一半，在自己糧袋之中，不會吃完，見他夫婦，最愛吃那鷄脯，便不再用，笑說，我們蒙菜花喇主厚待，所帶食物甚多，祇這各種乾肉，乃小妹家製，還有三四斤重一包，意欲獻與伯父，不知可好，芸子略為謙謝，便是接過，笑說，爹娘做完功課，還要吃飯之後再來，這東西正用得着，我去去就來，順便向爹爹借那寶鉤，以防萬一遇見毒蟒之類阻路，又是討厭，說罷，轉身就走，路清聞言，心中一動，想起第一次所聞清嘯，和雙珠路遇毒蟒白美人，死裏逃生情景，便朝凌漢探詢，凌漢答說，先並不知，今早發現二位兄姊，趕回探詢家岳父，是否肯見來人，才聽說起，你們入林第一夜，凶犀包圍時，他正由山外回來，忽然發現大羣凶犀，還不知有你三人在內，因這東西太多，惟恐探荒的人受害，而這一夥擺夷，心性又好，意欲相助，偏值事忙，恰巧遇到一位隱居本山的好友，他收養有一羣本山特產，形似拂拂的通靈猛獸，土名嬰嬰，實是一種最狂惡的靈猿，這東西已差不多絕跡，遠在三十年前，先被他無意中救了雌雄兩隻，都受有極重傷毒，眼看快死，將其帶回醫癒，不料這東西，靈慧非常，並還知恩感德，通曉人意，去後不久，便連大帶小，

引來十來隻，這位老前輩，外號胡盧子，和家岳父，是師兄弟，也是夫妻二人，沒有子女，隱居本山多年，見那東西，勇猛靈慧，全體同類，隱藏在一片峭壁崖洞之中，不知由何處，來了一條形如穿山甲，奇毒無比的怪蟒，雙方拚鬥多年，因這東西，天性狂惡，胆子又大，毒蟒雖然周身是傷，他們也中毒死亡殆盡，剩下十幾個，沒奈何暫時避開，誰知隔不幾天，毒蟒傷便養好，雙方成了死仇，那蟒又善於聞嗅氣味，到處跟蹤追逐，遇上必死，正急得無處逃避，看出兩老夫妻，劍術高強，身輕如燕，特地引了同類，前往投奔，求援報仇，彼時人獸言語不通，還不知他用意，祇覺靈警可愛，好在食物均能自找，所居菓樹又多，非但未加禁止，反想就此訓練，留爲異日之用，第二日遙聞林中，羣猿悲嘯怒吼，趕往查看，見一小猿，忘命飛馳而來，林中羣猿，鳴嘯相應，也同迎上，胡盧子久居山中，情形最熟，遙望前面遠遠傳來異聲，草木顫動，波浪也似，羣猿搶取大小石塊，已朝小猿迎去，便知來了凶毒之物，忙即飛身上前，夫妻合力，將毒蟒殺死，小猿原是去往前面，輪值窺探，正當下風，業被毒蟒，噴了一口毒氣，眼看毒發倒地，二老所製靈藥最多，將其救醒，因蟒奇毒，費了許多事，才用火燒化，埋入地底，由此羣猿，均被收服，非但指揮如意，親熱非常，便對岳父，岳母，小弟，芸妹四人，也是令出必行，這時，恰在途中相遇，岳父老遠望見，便發嘯聲，將其

叫來，令將同類，召集上一些，照着所說行事，等到時候差不多，再發號令，將那羣羣放走，中途羣猿追來，連叫帶比，才知內中，還有三個漢人，重又反身查探，無意中發現樹上，蟠有一條毒蟒白美人，飛身將其殺死，因見同行人多，自己事也未完，爲想查看你們三人心志，借以磨練，同時，又接胡伯父靈猿傳書，得知經過，正打算和他商量回來，再作計較，剛一到家，便即發生地震，岳父命我夫妻，冒險往探，便由於此，因知芸妹，人最心熱，山居寂寞，知有兩位，與他性情相同，年輕有本領的姊妹，正在災區一帶遇險，定必前往搜索，彼時地震，還未停止，恐其冒失，故未明言，方才聽說，人已尋到，祇大姊一人走失，曾說，符氏父女爲人，好到極點，斷無遭此慘禍之理，早晚必能姊妹重逢，要我夫妻，轉告二位兄姊，祇管放心，芸妹一到，我們就往你們來路林中，去搜索了，二人正在連聲稱謝，芸子已飛馳而來，連峯頂都未上，便喊凌漢下去，三人忙同趕回，芸子業已帶來一口寶劍，一枝寶鉤，連同原有的兵刃暗器，腰間革囊，分別帶好，向路清，雙玉，笑說，至多兩三日內，必有好音，二老再有半個多時辰便來，請自安心，我們走了，兩小夫妻走後，雙玉，路清，在亭內談了些時，先候二老夫妻未來，又不敢去往林中驚動，越看當地風景越好，便去峯下遊玩，因恐相左，也不敢走遠，就在近湖林邊，散步遊玩，閒眺了一陣，忽見兩個古衣冠的中年男女，貌相



均極清秀，男的手扶一枝筇杖，緩步走來，都穿着一身黃色葛衣，通體整潔，淨無纖塵，飄然有出塵之致，從容緩步於碧水青山，疏林花樹之間，真和畫圖中人一樣，好看已極，二人知是木氏夫婦，這兩位老人，雖不知他真實歲數，大概年已不小，看去爲何這樣年輕，對面兩人，業已走近，忙卽上前拜見，木氏夫婦，含笑禮見，伸手喚起，這一對面，越覺二老，神清骨秀，年紀至多祇看三四十歲，女的更似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婦，雖不甚美，別有一種秀麗容光，男的雖然稍長，但未留鬚，都是頭上不見一根白髮，動作清健，而又安詳，當地相隔楠木林，也有數十步之遙，並未見其快走，剛見林中走出，轉眼便是臨近，心中驚奇，不敢怠慢，正要細說來意，木難已先笑道，你們未到以前，他已知個大概，祇惜變出非常，偶因訪友他出，不及先往接引，以致受此虛驚，底下的事，已聽芸兒說起，不必談了，近年我夫妻，功課越多，閒來還要種花種藥，林中房舍，起居不便，就在上面亭中，小住幾天，等探明令姊下落，再作行計如何，二人恭身應諾，木難隨道，令尊令岳，真乃今之義士，他那被困經過，日前出山，我已聽說，現在正受盤庚軟禁，雖難脫身，盤賊因見他的醫道如神，欲用軟功勸說，非但不曾加害，連小江樓，也未前往騷擾，祇在暗中，派出許多黨羽，到處查探你三人的下落，連江側面的夷峒苗墟，除葡萄一區，是他敵人，雖未正式派人查問，也都派有奸

細窺探而外，因其黨羽衆多，花藍家又是新結納的死黨，派人容易，在他分頭查訪之下，幾無一處，不會去到，祇擺夷哈瓜布，爲人機警，全副一心，表面他那墟集，無論生熟苗僮，均可前往交易，容易混進，實則，一句話也問不出，至今敵人，拿不准你們所去之地，雖對葡萄諸人，有些懷疑，但他早就買通兩個熟苗，在彼窺探虛實，爲首諸人，十分機警，明知那是奸細，表面却裝糊塗，故意造些假話，讓他帶回，再說，你們並未前往，盤賊雖然恨毒這般人，沒有你們在彼，早晚也必生事，日前還曾支使同黨，試過一次，大敗而歸，深知時機未至，這般人不好惹，暫時仍不敢於妄動，祇不過你們，不在那裏，稍爲少去一點忌恨，能使凶謀稍緩發動，比較要好得而已，休說令尊，決無危險，我料令姊，至多也祇受點虛驚，以他本領，和那爲人，決不致於有什大的凶險，祇管寬心，有的話，此時還難作準，且等小婿夫婦回來再談吧，二人知是兩位世外高人，所說決無虛語，心中又是一寬，到了第三日一早，凌漢，木芸子，方始回轉，雙珠却未尋回，說森林地方廣大，另外還有要事，祇在來去途中，就便搜索，地方不過去了十之一二，看神氣：必是走錯了路，現正吩咐野人，四外搜索，林中毒蛇猛獸，均已逃光，決不致於過險，請放宽心，日內必能尋回等語，二人聞言，業已失望，又見芸子，答話勉強，面有愁容，正在暗中愁急，隔了兩個時辰，芸子見完父母，由林

中跑回，笑說，令姊決可無事，放心好了，二人問故，芸子答說，實不相瞞，此行因未見人，和令姊走過的痕跡，本來也在愁慮，方才去向爹娘請問，恰巧野人來報，說在一曠野深谷之中，發現許多死尸，和燒燬的茅棚，還有一條大鱗皮，也被連樹燒焦，後來看出，死的都是一夥食人凶苗，外族人却不見一個，同時尋到一件灑過水濕，業已殘破污穢，霉臭不堪的女衣，聽那形式，正是漢人所穿，衣色也與姊姊相同，我早知林中，藏有食人凶苗，一則，相隔太遠，二則，他們形蹤詭秘，難得遇見，我們以前來往，都在樹幕頂上，由下面走時極少，比時，野人不曾收服，雖知他們，曾經有人遇害失蹤，並還殺死過兩個女凶苗，等到野人激怒，全族出發，凶苗已不知逃往何方，一個也未遇見，林中地方廣大，暗無天日，起初不知他的藏處，我們功課甚忙，又想，這般凶苗，野性難馴，全數滅亡，又覺太狠，前月爹爹談起，打算和制服野人一樣，幾時抽空一試，偏又有事出山，爹爹吩咐，不要妄動，加以野人傳說，不曾眼見，爹爹還是近來，野人請其除害，方始動念，雖知一點凶苗下落，內覺地方不對，並未前往，後尋令姊不見，曾想，地震多半能免於難，祇林中大羣猛獸，和這許多食人生苗，實在可慮，沒想到竟會被人殺光，又留下一件女衣，分明令姊，逃到當地，遇見凶苗圍攻，將其除去，祇有一件奇怪，動手的決不止他一人，幫手甚多，並且還是這裏野人同類，令姊孤

身一人，初來此地，當地離開另一族野人部落月兒湖不近，如其穿林而過，非但相隔頗遠，並有許多險地，到處密林叢莽阻隔，須要繞越，便這裏野人，以前爲了報仇，以爲言語形貌相同，想混進去，窺探虛實，明知當地較近，也都不敢冒失穿過，如走直徑，雖祇數十里之遙，非由樹幕頂上，飛馳不可，他們誰也無此本領，再說，令姊孤身一人，初次到達，怎會與之相識，話還不曾談完，又有兩個野人，拿了令姊所發暗器，趕來報信，來人心思較細，據他猜測，令姊非但與月兒湖野人，做了一路，並與老酋長阿龐，成了好友，否則，不會有阿龐所用石梭在彼，你們來意，我還不會全知，爹爹却是早知細底，第二次野人未來以前，便斷定令姊，巧遇阿龐，並將人骨鎖鑰取出，這東西雖是一塊枯骨，在野人族中，却具無上威力，祇一喊出他祖神烈凡都的神號，無論何事，全都聽命，否則，這般凶苗，也頗利害，所用矛弩石鏢，均有奇毒，如非阿龐，率衆相助，決不會殺得那麼乾淨，我先還拿他不定，等到見了暗器石梭，斷定無差，恰巧這裏野人，急於求和，想與月兒湖，合爲一體，當時命人，回來報信，酋長自己帶了兩個勇士，已往窺探，他雖不敢深入，但照昔年約定，祇不入境，有事也可去往月兒湖邊境，尋那防守的人探詢，後日夜裏，便是月兒湖，星月佳節，祭告祖神之期，照例守望嚴密，比平常要遠得多，就是對方懷疑，逃回也極容易，他們昨日，業已起身，平日

走慣森林，往返甚快，如其料得不差，今夜便可得到信息了，二人聞言，又接過暗器一看，果是雙珠所有，心雖驚喜，覺着有了生機，不得實信，終是懸念，那知喜信，接連而至，隔了不多時候，便聽林中清嘯，凌漢驚喜道，爹爹發出嘯聲，必是大姊蹤跡，業已尋到無疑，因楠木林後，有一捷徑，相隔野人部落最近，自從爹爹爲他們，開出一條道路，往返極便，來時，我因當地，瘴氣太多，又夾着一片污穢之區，未經過的人，聞之欲嘔，我恐二位兄姊不慣，另一面走，雖較繞遠，地方乾淨，這一帶風景又好，前日來時，並未由他們那裏穿過，野人照例由嶺後翻山絕崖而來，所以看他不出，包有好音無疑，說時，芸子已當先飛馳而去，賓主四人，本同散步在湖邊花林之中，夕陽還未落山，斜日返照，湖面上，到處金碧輝煌，紅紫萬狀，清風陣陣，晚景佳絕，望後大半輪明月，彷彿一片冰輪，被什煙霧，遮蔽了少許，掛在湖西，蒼波平林，天水相舍之間，雙丸對照，更增雄麗，正談說間，隔了一會，先是芸子，飛馳而來，笑說，恭喜路兄玉姊，令姊雙珠，果在月兒湖作客，同時，又有一位老前輩來訪，談起此事，爹爹不能分身面談，命我轉告，並令凌兄作陪，連夜起身，趕到月兒湖，正好後日天明，和令姊見面之後，阿龐昔年，受過令祖救命之恩，又有他祖傳人骨信符，無論何事，必以全力相助，決無不虞之理，不過，事機緊急，便那大隊野人，走此長路森林，也須有點

準備，去得越早越好，妹子本覺此行勞苦，想留二位，明早再走，據那位老前輩意料，令姊此時，和你二人分散，必多憂疑，急於相見，阿龐也必答應相助，心疑你們，多半在此，必要尋來，探詢下落，就便向我爹爹，請教機宜，祇爲對方，星月佳節，比漢人過年祭神，更重得多，因此留在那裏，萬一差這一夜光陰，到時恰巧起身，來路有好幾條，野人都是朝前亂竄，林中樹木太多，形勢多半相同，他們又不知留什標記，另有一種走法，和記認途向之法，能夠路遇，已不免於耽擱，再要中途相左，這一往返，至少也要多晚出兩三天，地震之後，陵谷變遷，出山路上，業已多出兩片湖蕩窪地，危崖浮沙，尙不在內，再要遇上受驚逃竄，聚在路上的大羣蛇蟒猛獸，走將起來，更是艱險，並且你們，歸路已斷，事情又要隱祕，必須突出不意，由花藍家那裏繞出，一舉便將逆會花古拉除去，再將祖傳三寶取出，公選一新會，當時便可去掉盤賊一條臂膀，如其下手時，做得巧妙，還可不致洩漏，多出好些妙用，但這一路，越發路遠難走，出口又在花藍家夷峒，危崖之後，和妖巫所居後洞，準備另立的新會長，原是花古拉之兄，因其人較機警，假裝懦弱，又被妖巫看中，迫做面首，日常住在峒後竹林之中，表面老實，心中恨毒，你們先出不意，將他擒往無人之處，再與明言，定必驚喜欲狂，此人名叫格旺多，平日頗得人心，最有胆勇，祇爲失寵老會，花古拉勢盛凶暴，自知不敵，

忍氣吞聲，老會死後，弟兄姊妹數十人，竟被逆會，殘殺了一多半，因他武勇多力，以前常衆角力，花古拉會敗在他的手下，祇爲老會，昏愚無知，寵信愛妾，聽了讒言，頭一場比力不勝，硬說，雙方年歲相差，花古拉如到格旺多年紀，武力更大，他看出不好，底下兩場，雖然假敗，但他平日，射箭飛矛，均是百發百中，仍被衆人看出，心都不平，震於老會凶威，不敢爭論，暗中頗多憤慨，他對人又好，因此衆心歸向，花古拉也最對他忌恨，無奈逆會乃妖巫所立，妖巫又會一力担保，才得無事，就這樣，爲防逆會暗算，終日隱居峒後竹林之中，不敢出來，下手極易，和他商定，乘夜發難，仗着凶會所居正峒，高居崖腰，別的夷人，分散在崖前崖坡樹林之中，相隔均遠，峒中雖有數十個輪值的勇士，俱都不堪一擊，你兩姊妹，又會顯過身手，夷人全都畏威懷德，祇將爲首妖巫逆會，和峒中幾個死黨除去，便可成功，下手詳情，爹爹寫有一紙，照此行事，十九如願，路却比你來路，更遠更險，也更難走，森林之中，難於預料，起身越早越好，如能在後日天明前後，趕到月兒湖，連休息帶準備，至多在月兒湖住上四五日，便可起身，等將逆會除去，如再能將他手下死黨，全數誘來，分別囚禁，還可作爲逆會有病，由格旺多，代爲掌管，在你們指教之下，照舊和盤賊，信使往來，非但下手更易，也更從容，就被知道，祇你三人，不當衆出面，也可作爲他們弟兄火併，爭權奪

位，不致生疑，萬一全都洩漏，一則，大江阻隔，要緊關頭，盤賊無暇及此，甚而還要多出顧慮，延緩凶謀，都在意中，如其發難太快，你們已與葡萄諸人聯合，就此照着預定，連明帶暗，殺過江去，裏外夾攻，來他一個湊手不及，也可一舉成功，永絕後患，小妹本要一同送行，偏因爹爹，有一要事，也在明早，要我往辦，祇能送上一段，仍要分手，我那事情更急，意欲提前起身，以免延誤，也就不客氣了，爹娘平日疎簡，久隱空山，極少與人往來，近日事情又忙，我二人又在客來之後他出，休說無什待承，連水酒也未準備一杯，吃的都是二位自家所帶，我們還要叨擾，真個笑話，幸而今日，回來尚早，家母恰巧新製本山特產的松雲菌和香符，剛剛製好，另外還有兩樣，雖是山肴野蕪，城市中人，却未嚐過，我們可到亭上，再談片刻，也該準備了，我因爹爹柬帖，還未寫好，急於來此報喜，凌兄陪客稍候，我去取那柬帖，就便把家母所製酒菜取來，吃完就走吧，二人大喜謝諾，因木老夫妻，不大出林見客，來此共祇見到一面，又有好友來訪，聽兩小夫妻口氣，好似不願見客，也就不再勉強，祇託托話說到，致意便罷，婁子笑諾走去，隔了一會，凌漢又往探看，各拿了一個竹籃，笑語走來，先將紙條遞過，二人一看，才知事關重大，心情越發緊張，謝完主人，天已不早，便同入坐，見酒菜不多，葷素才得六樣，葷祇兩種，祇有一色鳳野鷄和燻鱸魚，但是味美無比，從



未嚐過，那四色素菜，更是雋美豐腴，清鮮悅目，看去都好，另外還有一竹籃的乾糧鮮菓，都是色香味俱全之物，問知都是兩小兄妹，山居無事，由林中四處種植的筍菌菜蔬之類，乃母爲了二人，遠來作客，自身無暇，兩小兄妹，兩日未歸，意欲稍盡地主之誼，才做了幾樣，剛準備待客，芸子便回，聽說二人所帶山糧雖多，因在途中遇雨，業已發霉，特意又添了一些，二人見主人，盛意殷勤，連聲稱謝，祇有兩夜一天，便可到達，用不着那許多，前途又有大羣野人，作伴同行，想將途中所得的兩袋東西留下，祇打兩個輕便小包上路，芸子力勸不可，出林路險，你們大隊出發，要走好些天，日期難定，又不比野人，生長山中，見慣無奇，別的不提，懸床非但不可缺少，野人那裏，先後得了三副，已代你們，討還了一副在此，少時路上，便會送來，如非阿麗不會見面，前去會長，所遇守望人，乃新會長黃山都手下，他說阿麗，雖然退休，仍有極大威權，痛恨這裏野人，入境必死，黃山都力勸不聽，覺着雙方，本是一家，將來也許派人前往相見，想什方法，去向阿麗求說，如再不聽，祇可等他老死之後，雙方才能合而爲一，此時萬來不得等語，會長心生畏懼，不敢再去，否則，他也跟去，連行李都不用你們自己拿了，四人吃完，路清，雙玉，又向芸子，殷勤握別，俱都依依不捨，雙玉正想開口，訂約來訪，芸子忽然笑道，我真愛你，聽你說令姊，和你長得一樣，人還要好，我更

想見非常，且請上路，也許不久，就可重逢呢，雙玉心中一動，林中清嘯又起，芸子忙道，二位兄姊，請自登程，家父又在呼喚，想是知我，不等明日，便要起身，還有什麼話說，恕不遠送了，雙玉知道這類世外高人，言動真誠，無什做作，剛剛謙謝，芸子已含笑走去，脚底甚急，二人第一次看到這樣輕快的脚程，神態仍是那麼安詳，其行如飛，彷彿凌波而馳，晃眼老遠，却看不出奔跑形跡，想起木老夫妻，也是這樣，動作還要安詳，絲毫看不出來，大爲驚奇，贊佩了兩句，便隨凌漢上路，走過絕壑不遠，少年酋長，帶了一羣野人，已等在那裏，見了二人，歡呼拜倒，七張八嘴，說之不已，雙玉問知這夥野人，爲了當地，近年毒蛇猛獸，出沒越多，又多瘴氣，獵取食物，十分艱難，人是越來越少，滿木林地勢雖好，木老夫妻，也願野人入居，並允告以耕種之法，一則對於二老，敬畏太甚，加以降服不久，心中仍有顧慮，近來雖好得多，無奈山高路險，絕壑阻路，另外那條絕徑，又由危崖之上縋落，出入費事，肉食已慣，急切間改不過來，兩小夫妻所種疏糧，先未想到野人要來，爲數不多，野人性暴而急，一聽上來祇吃山糧，須等開荒之後，耕種出來，所畜牲畜，也都長大，方有得吃，雖是越過越好，中間一段，却甚難耐，就在外面，獵到蛇獸，無論走那一條路，都難運送回去，不慣之處甚多，會長雖然年輕，比較聰明，想起祖先老人之言，看出危機，又知月兒湖，十分

富強，出產甚多，本是同族，祇能消除誤會，一允投降，立登樂土，木老夫妻，又看出他們，多年惡習，污穢凶暴，野性難馴，性多愚蠢，使其捨舊從新，躬耕而食，反覺拘束，難於教化，如使雙方合流，非但可收事半功倍之效，連阿羅一族，也同感化，使其比前，更加明白事理，免得這許多可憐人，日在黑暗森林之中，與毒蛇狂獸，種種天災，搏鬥苦熬，自生自滅，將來並可利用他們，將這片亘古無人的黑森林，開出大片桃源樂土，使山外許多窮苦無告，或受貪官惡霸，危害的良民，多一逃亡安居的所在，再進一步，將山內外，大小數十百種的夷苗蠻僮，也全數感召過來，合成一片，專以力耕畜牧，採荒打獵爲生，將那好吃懶做，得過且過的惡習改掉，不致互相仇視，擄搶凶殺，豈不更好，因此不會勉強令其入居，及至地震之後，林中大羣猛獸毒蛇，紛紛離開舊巢，四下驚竄，昨日業已發現蹤跡，雖然相隔祇有二十來里，早晚必要驚動，衆野人越發恐慌，如非有楠木林，可作退步，業已大羣逃亡，因在當地，住了許多年，另覓安生之所，並非容易，不知要經多少危險艱難，傷害多少人命，才能辦到，就尋到有水草透光的地方，單建那許多樹屋懸巢，便是苦極，向例又喜偷懶，不到腹中飢餓，不肯成羣出獵，三兩人做一路，往往東西不會獵到，反爲蛇獸所傷，而覓到之後，人已餓極，連生帶熟，大吃一頓，全是吃得不能再吃才罷，一飽便倒，懶得再動，極少餘糧，雖能

耐饑出獵，常因無食，受到苦痛，始終不知改善，雖和月兒湖，同一種族，但因對方，起初爲首的人，都經災難危害，人心團結，首領聰明，養成耐勞合羣之心，因其習於勞作，無形中生有許多智慧，後起的人，逐漸改善，起初還以採荒打獵爲生，近年阿麗，又發明了耕稼，雖因限於地勢，不知開荒之法，已能將那野生山糧，和青稞之類，種植起來，又善存放糧肉，崖後花林一面，還開出小片稻田，量雖不多，種法也不完美，常與野草並生，照此勞作改進，十九自能發展，第一，人都知道積蓄，看去地勢雖低，到了雨季，便難行動，仗着前人，會想方法，從來沒有絕食之憂，大雨一過，無論大小空地，全都長滿雨前所種的食糧，舊的還未吃完，新的又來，反到多了收穫，一年之中，必有一次大豐收，無須出獵拚命，便可坐吃，做些別的有益之事，還可換上幾個月的口味，人性更不似楠木林前，這羣野人，那樣愚蠢蠻野，同是一類種族，祇爲是在辛苦艱難之中成長，能用勞力，不肯偷懶，人心合一，善於自衛，以致強弱貧富，甚至智力，無不相差天遠，這少年會長，名叫夏烏古，早聽一個先在月兒湖，做了俘虜，業已聚妻生子，安居多年，老來回憶舊時子女，自覺衰病將死，自己享福，另外許多自己人，尙在原地，受苦受難，冒了艱險，借着出獵，迷回送信，本意向衆苦口勸告，令其歸附，不料快到以前，竟受重傷，正在一步一步，連滾帶爬，向前掙扎，被少年會長，

聞得呼聲，趕去一看，正是他的父親，來意還未說完，人已奄奄一息，跟着死去，深知族人多疑，乃父不死，也難免於受到拷問，這些話如何能說，藏在心裏，雖未吐露，每看到族人傷亡越多，人數越少，便自愁急，好容易費了許多心力，仗着年輕胆勇，取得人心，先那一個最凶暴的酋長，又因強姦他的愛女，雙方一鬥，被他活活打死，野人尚勇，當時選他做了酋長，日久威信越重，祇是惡習難改，連他也在其內，後經木老夫妻制服，越發比衆明白，因雙玉，路清，喊過神號，想起平日心事，意欲率衆請求二人，代向阿麗黃山都說情，許其率衆往投，雙玉，路清，問明經過，看出這羣野人，共有五六百個，雖極野蠻，個個強健凶猛，聽凌漢所說意思，並非沒有人性，不知前日往探月兒湖，所遇守望野人，正是黃山都的死黨，並還受過凶苗憂老麻的指教，意欲勾引這般同族，將來暗算阿麗，以便黃山都一人，獨掌大權，凶苗再設法篡位，連所遇那人，也祇當是眞事，照話傳說，並不知道這兩個凶逆，懷有毒念，夏烏古却是信以爲眞，雙玉又知這類野蠻種族，仇恨甚深，阿麗雖受過祖父恩惠，雙珠業已待若上賓，終恐對方，記仇心盛，不肯容納，方想婉言相告，祇爲盡力，不作決定，免使失望，凌漢已一口答應，二人言語不通，不知說些什麼，等到問明，雖覺不應把話說滿，業已出口，又見衆野人，歡呼拜倒，酋長更是感激涕零，聲淚俱下，心頗感動，暗忖，世無不

可感化之人，這裏也有好幾百個人類，小的幼童，尙還未算在內，如能將這一族野人，引到月兒湖，使其解除仇恨，合爲一體，豈不也是一件好事，祇得含笑點頭，安慰了野人幾句，便同起身，會長便搶上前，要接二人包裹，二人不肯，說事情尙未辦到，再說，我們向來，自己的事，不願別人代做，從小便聽父親指教，不能違背，還望凌兄，代爲辭謝，凌漢和二人，雖頗投機，但沒有芸子那樣親切，有話都是芸子搶着先說，所有熱情，均由平淡之中露出，言語無多，從未十分表示，二人均覺他，人比芸子，較爲冷靜，詞色雖極謙和，另有一種強毅獨立之慨，不料話才出口，凌漢先將會長止住，說了幾句，滿面喜容道，我此時方始深知路兄玉姊的品格爲人，果然芸妹，看得不差，我已止住他們，不令遠送，不過三人同路，我是你們朋友，理應稍爲效勞，這另外一個懸床，由我代拿，總可以吧，二人聞言，忽然醒悟，知道凌漢，先還當自己人品雖好，心中還有人我高下之分，所以芸子先說，令會長代指行李時，一言不發，也未客套，代爲分帶，行床比較累贅，自己業已各帶了一個大皮袋，和兩個隨身包裹，再加一個行床皮袋，便須挑走，雖也無妨，走起來却慢得多，既是新交良友，又同一路，業已承情，也就不作客套，三人隨在野人歡送中，往前急馳，這次凌漢送行，雖然人祇一個，因這兩小夫妻，心思細密，本領高強，準備的東西無多，但比八十壯士所備，更加靈巧合

用，所贈燈筒，更是光明，穿行暗林之中，照出老遠，內中所點乾油，均經二老特製，細才如指，放在燈筒裏面，另有機關引火，一晃就燃，三面均是玻璃，內裏貼着一層水銀，形如梅花，前三面突出，後面附着一個尺許長的鐵製燈柄，中藏乾油所製火繩，連同囊中所帶，可供三月之用，精巧異常，彼此脚底都快，凌漢久居在此，善於分辨途向，所取多半直徑，遇到繞越之處，必先由林隙中，縱往上面橫幕，一看星月，便可辨明，中間又取出兩粒丹藥相贈，比自己所帶提神健體的藥，還有靈效，中間祇在進食時，稍爲休息了幾次，雖因帶有行李，不能急馳，路更難走，從沒走過灣路，一路之上，又學會許多野人的風俗言語，和各種禮節禁忌，不等天明，便已趕到月兒湖的邊界，由凌漢做通事，向守望野人，說明來意，先還不知前日會長往探的夜裏，雙珠便因凶會黃山都被殺，爲衆野人擒去，受了一夜活罪，直到昨日中午，方始得救，轉危爲安，後聽守望野人一說，二人才知細底，不禁大驚，惟恐人已受傷，等了一會，正在愁急，凌漢力言無妨，就有一點傷痛，也可醫治，阿成，龍都，業已帶人迎來，稍談經過，便卽起身，凌漢早已說好，另有要事，由此還要出山，好在阿龍，這樣優禮相待，大破平天砦，除害救人之事，均已有了成算，照此做去，斷無不成之理，說罷，別去，因此不曾同來，雙珠等聽完經過，越發喜慰，老人阿龍，起身之後，大家把話一說，非

但全數緊辦，連楠木林那羣野人，也允收容，但在事前，要見一面，衆人方覺耽擱時機，阿麗力言，照木老先生意思，本令我先作準備，三日之後，再行起身，現定第三日夜裏上路，本來今夜，大舉歡宴，爲了要走，此時我便發令，將歡迎改作歡送，你們風俗飲食，本多不同，言語又不十分通曉，我率衆出山，更是從來未有之事，仗着連日，天氣晴美，花月又好，如不願回花林塘樹屋，便請此地安歇，我命他們，少來驚擾，讓你們自在安暇，養上兩天精神，就此機會，我往準備，就在歡送會上，選一會長，暫代掌管，由今夜起，我還有一點事，最快也到明日黃昏，才能相見，包不誤事便了，說罷，匆匆往前崖走去，跟着，便聽崖前廣場上，笙歌並作，和衆歡呼之聲，龍都自從決定起身，更和鴉鴉一樣，守定三人，寸步不離，聞聲往看，隔了一會歸報，老人阿麗，已向衆人明言，要隨兩位小恩人出山，除一惡人，以免將來入山侵犯，此去關係重大，非但得到許多有用珍奇之物，並還可以取回許多農具，和各種精巧的鐵器，以及刀子弓矢，衣服針綫等等，平時夢想難得的東西，將來的好處，說他不完，誰願同去，可先立向一旁，以便挑選，人數並不要多，但非胆勇機警，力大身輕，不畏艱險勞苦的人，才能勝任，一面故意說得前途，如何凶險，飢渴疲勞，甚致與毒蛇猛獸，和比自己多出好些倍的仇敵，均在其內，一個不巧，便有性命之憂，但是事爲大眾安寧，與將來的無



窮享受，實是天大喜事，和英雄所爲，如其成功歸來，享福之外，還要受到全族尊敬，更不必說，利害業已說明，去否聽便，衆人立時歡聲雷動，除却一般老弱婦孺，異口同聲，全都願去，阿龐看出衆人，意態激昂，個個勇敢，其勢不能都去，重又婉言勸告，說留守的人，一樣重要，祇看出你們，心志如一，等去的人，成功回來，同心合力，共起改善，凡是出力的人，一樣受到尊敬，兵貴精而不貴多，無須都去，又費了許多唇舌，經過衆人，互相爭論公議，方選出一百六十幾個勇士，最後因有十幾個，體力雖然較弱，但是意志堅決，非去不可，死也不退，結果又添了十幾個才算停當，果然天已入夜，老人連酒都不願得吃，匆匆趕回林內，看衆人正在飲食，略談幾句，便各拿了兵器，抓上一點乾糧乾肉，胡亂吃了一些，再用皮囊，帶着糧水，各自起身，加急往楠木林走去，林外已有兩個勇士相待，一同起身，衆人均不知他，把楠木林野人之事，何以看得如此重要，因聽龍都說，老公公雖然提起這般同族就恨，心中仍是關切，常說，幾時能將他們，感化過來，大家都好，他們偏不爭氣，都是那麼愚蠢凶殘，毫無人性，最可恨是好吃懶做，祇有當日之糧，便夢穩神安，不再出獵，要他再想別的方法，謀取衣食，簡直不能，近年雖不敢尋仇爲害，想要改變過來，難如登天，都是一樣的人，並還同種同族，爲何這樣愚蠢，本已絕望，三年前，忽然發現當初擒來的兩個俘虜，因已

年久，解去奴隸之罰，受了衆人薰陶，始而是不出力，便不得吃，後來看見別人，常因多出勞力，受到衆人敬仰，於是感動，非但和衆人一樣，搶着下手，爭功討好，人也聰明起來，末了並還想出許多於人有益的主意，內中一個老叟，更是得用，受人尊敬，不知怎的，孤身出獵，忽然失蹤，衆人談起，還在可惜，因而想到另外那大羣人，必也和他一樣，無奈對方，惡習甚深，愚昧無知，一向欺軟怕硬，連經幾次重創，見了月兒湖的人，立時望影而逃，就能全數擄來，開頭幾年，無論如何恩威並用，想要改變他們人性，均是極難之事，自己年老，業已退位，祇管威權尚在，這等大羣出發惡鬥，難免傷亡，萬一死人太多，也太不值，平日鎮壓管教，更非容易，始終顧慮不決，曾告黃山都，說對方這樣下去，早晚力窮勢竭，日趨滅亡，我年已老，恐難救他，你們年輕力壯，理應看在同種和祖先面上，解救他們，事情雖不急此一時，却須隨時留意，稍有可乘之機，立即下手，我在更有商量，我如不在，也不可忘記此事，不過，你要記准，最好使其自行歸向，將那幾個首惡除去，我們祇可引其來歸，或是逼使降服，用計爲上，切不可帶了族中勇士，大羣前往，本意救人，却使雙方，發生傷亡，而幾個專和我們爲敵的首惡，在他們還未全數明白之下，甚而被其看出不妙，偷偷溜走，漏網兩個，雖然不足爲害，豈不冤枉，我不肯輕舉妄動，靜等時機到來，才肯發動，便由於此等語，

這類話，也常和我們提起，神情十分憤慨，並說，爲首作惡，和我們爲仇到底的，共祇有限幾人，最可惡的，便是那個狡猾的會長，和身邊幾個黨羽，這廝非但以前連明帶暗，想法暗算我們的人，並還常時勾引外賊，一同來犯，每次均被我們，打退消滅，雖然胆寒，不敢再舉，心却恨毒，這廝雖然快老，性情凶暴，又最倔強，胆勇多力，是我們的死對頭，誰都恨他，偏是狡詐非常，楠木林那般人，畏如毒蛇猛獸，受他暴力壓制，巧語蠱惑，明知早晚滅亡，還是徘徊觀望，人心不一，不能將這幾個首惡除去，甘受他的虐待，不敢反抗，自從那年，他們末一次慘敗，許久無人敢來窺探，老公公認爲這是一個毒瘡，不能收服，便要將他除去，上月提起，已打算過了星月佳節，先命人往窺探虛實，今日定是聽二娘娘說，凶會已被人打死，自悔前非，想要率衆來歸，自合心意，想在我們未往山外，殺敵除害以前，先將自家這一支愚蠢的同族，收復過來，合爲一體，加以教訓，先把內裏弄好，再往外去，所以去得這樣急法，如非看准他們，人已真心悔禍，雖說老公公的威名最大，也不會祇帶兩個勇士同去，老公公料事如神，必有好音無疑。

#### 四 香光如海壯士宵征

雙珠雖料老人阿龐，打着先平內憂，再除外敵的主意，但想，此老一走，山中少一威望最重要的人主持，雖然新立會長，到底要差得多，連黃山都都不如，一旦之間，收容好幾百個野蠻無知的族人，初次降伏，反側未安，人常叵測，善惡難分，無論是教是養，均有不少難題，本人又不在這裏主持，就這兩三日，匆促之間，並且對方人來，才一二日，便要起身，族中最好的勇士，又被帶走，雖然這裏，男女老少，人人武勇，此老平日訓練得好，均能各自爲戰，根本重地，到底可慮，看他平日，防禦外敵，那麼嚴密，怎會有此冒失舉動，方才忘了細問，勸已無及，均覺到底野人心粗，想到就做，此老雖極聰明，也所不免，心腸終是好的，事已無可挽回，身又作客，初來不知細底，幸而雙玉路清，均說楠木林野人，真心歸向，如望雲霓，談了一陣，也就放開，正準備老人阿龐，如將那夥野人引來，再在暗中，告以戒備之法，或令暫時退回原處，此來祇作全族中人，一次歡聚，等到出山，功成歸來，再行收容，誰知第二日黃昏，老人果然趕回，兩個勇士，均能隨同老人，由樹幕頂上，踏枝而行，捷如猿猴，雖比老人稍慢，但比雙玉來時，要快得多，走的又是直徑，近了兩倍，據說，如其無事就擱，當日便打來回，不知怎的，並未跟來，衆人心疑在後押隊，因由下面通行，便自己明夜起身，這般野人，也未必能夠趕到，一算往來時刻，越生戒心，因感老人情意，本就關切，又

覺老人，和手下那許多勇士，爲了自己的事，才致山中空虛，無人主持，更少却許多，有用的人，萬一發生變故，怎對得起人家，細一留意，老人阿龐，獨自起回，因由樹頂飛馳，事前並無人知，一到先和幾個，留守主持，和準備選做會長，早就守在當地的十來個人，密談了一陣，便往崖後林中起來，快要近前，方始發現，滿面却是喜容，恐有失閃，雙珠首忍不住，向其探詢，並問野人，是否尚在後面未到，老人笑說，好女兒，你真對我關心，你的好意，我全明白，但我不是那麼冒失的人，業已有了安排，命人等在前面，一切均如我意，決不妨事，祇管安心，那少年會長，問出是我族孫，頗有胆勇，能得人心，我三人今早天還未明，便早趕到，他沒料到我會去得這快，先頗驚慌，後經我說明來意，把人喊齊，當衆喊了神號，連說帶教，直到午後，方始完畢，那裏族人，都信服他，我又喊出神號，令其分別立誓，仍歸他率領，帶去兩人，做他幫手，如今已算是自己人了，將來你一看見，便知他們，並非真個蠢得和木頭一樣，實在是以前那些會長所害，祇要耐心指點，詳說利害，一樣可以明白，何況他們，日常憂急，恐怕滅亡之際，祇此一條生路，又最怕我們這些人，難得這樣慷慨，答應寬容，給他生機，將來還有許多好處，那有不照之理，他們都高興得要哭，決不是假，好女兒，你們放心罷了，雙珠最担心是老人去後，林中突來這許多新降的舊敵，稍有不合，休說來人，

有什惡念陰謀，便原有的人，看不慣他們那些舉動，或是心存歧視，不能設法感化，既已來歸，仍把他當作仇敵看待，也難免於心生怨望，多出麻煩，及聽這等說法，雖看出老人阿龐，胸有成竹，十分自信，祇是不肯明言，問他人來與否，都是支吾其詞，也就不便多問，老人好似高興非常，痛飲一醉，便往小屋安歇，走時，並勸眾人早睡，眾人也知此去途中，難免勞乏，須將精神養好，爲恐人太興奮，睡前又將老人自配的藥酒，吃了兩杯，上床便自安眠，那酒具有安神定夢之功，乃是一種藥草所配，吃得又多一些，老人這一覺，固是日高方起，雙珠等連鴉鴉龍都，大小六人，竟睡到將近中午才起，崖前業已笙歌齊鳴，將歡迎和歡送的禮節，併在一起，加上選舉新會長，這一頓大吃，要吃到半夜三更，衆人起身之後才罷，同行勇士，都是全身披掛，旁邊放着獸皮製成的糧袋，臥具，裝水竹筒之類，都是那麼整齊乾淨，衆人未出以前，老人阿龐，正命集隊查看，雖祇一百七十多人，刀矛雪亮，映日生輝，人都筋強力壯，勇猛非常，軍容甚盛，三人俱都驚奇，等老人阿龐，把話說完，廣場樹蔭之下，業已擺滿酒肉，先請四人上台，當衆發話，各按當地風俗，行完賓主之禮，再同歡飲，野人留守的，又推出十二人，拿了鮮花水菓，上台敬客，算是月月平安，接連幾次禮節做完，底下賓主雙方，均可隨意飲食走動，無什拘束，爲了中午陽光當頂，天氣炎熱，並用樹枝，在台上

搭了一座涼棚，上面紮滿鮮花，並有三根木樁，上面掛着幾件兵器，衆人去時，行李兵器，均在身後涼棚邊上吊着，先未留意，等到行完禮節，無意中回身一看，當中樹上，掛着老人阿龐所用，一把極快的灣刀，另外兩根，一是那百多個壯士中的頭目，所用飛矛，另外還有一口苗刀，竟是阿成所有，這時連龍都和鴉鴉，因是雙珠義子義女，也同受到客禮尊敬，坐在台上，知道此是本族最隆重的禮節，每次出外應敵，爲首的人，均要將他所用品器，掛在這類神柱之上，柱的多少，因人而定，走時，當衆擊下，成功回來，又受到全族尊敬，將其還原，由此這件兵器，無論對敵時，怎麼殘缺毀損，甚而失去，換上一件別的，祇是本人帶回，親手掛回原處，這便成了傳家之寶，帶的人威信越隆，更不必說，但這禮節，專對族中最尊敬的人而設，如在外面陣亡，祇要英勇殺敵，爲衆拚命，經人把他兵器搶回，更認爲英靈所在，成了神物，休說外人，便那頭目，名叫加加，族中勇士的稱號，全有一個都字，加加連這勇號，都未得到，能將兵器，掛在這裏，全因昨日選人時，與旁人爭奪，連經老人阿龐，幾次考驗智力，全都高出人上，非但讓他前去，並還舉作頭目，請雖如此，因無實事，勇號未得，有此待遇，已是少見，如非老人阿龐，看出加加，必能勝任，向衆担保，加加又親自向神立誓，必以全身心力，連性命也算在內，去爲全族爭鬥，取得成功，和將來的利益，也不能得此榮耀，

阿成一個外人，怎也有此奇遇，忙向二女，偷偷一說，四人自從雙玉一來，又經兩小夫妻，日常談說，當地風俗禮節，曉得更多，俱都驚奇，恰巧老人阿龐，去往下面，與幾個老人，有事相商，說完走回，雙珠手指木柱，剛喊得一聲義父，老人已搖手示意，將其止住，悄聲說道，此是前日族中公議，因拉都黃山都，兩個最有胆勇的人，相繼死去，加加洪拉二人，雖有勇力，還比不上那兩人，今夜所選會長，祇是由洪拉暫代，和幾個老年曉事的人，相助掌管，無論何事，不得專斷，因此今夜公選之時，祇是一個禮節，他祇算我所派代理的人，將來誰做會長，須看他和加加，這一內一外，誰的功勞最大，才能決定，爲了黃山都，背叛我們，犯了許多大罪，我們已將方法改過，此後至少要立三個會長，一正兩副，以防發生前事，苦於大家差不多，真正智勇雙全的人難得，對於阿成，神勇義氣，本極敬服，均想請他入我本族，做個榜樣，我知此事，還有許多不便，一則，衆意難違，二則，十八那日，我又疏忽了些，因想救阿成性命，見他義勇，受到衆人敬愛，打算借着留他爲奴，暫作俘虜，兩三年內，如有功勞，然後設法復原，放其回去，不料形勢緊急，話剛說完，接連發生許多奇事，我又驚喜過度，不及收回前言，便因日光當頂，到了沐浴之時，將人散去，事後雖然想起，以爲事已過去，他也成了我們佳客，並未在意，誰知衆人，敬愛太甚，以此借口，實在無法，才向衆人



担保，說等到功成回來，請他來做副會長，如願在此，自合衆望，否則，也留他三年，如其我們，在此期內，選出和他相等的勇士，不等期滿，祇要肯算我們自己人，有事尋他，必來相助，去留仍可聽便，這才答應，因我一力担保，所以連對神立誓，都等將來，阿成如其不願，無須着急，等到功成回來，你祇來此一次，住上幾天，我定想法，送你起身便了，彼時，我們業已學了許多本領回來，不似以前，終年苦守森林之中，一步不出，休說沿江各部落，必要往來，森林中定照你兩姊妹所說，開出大片荒地，耕種五穀，便是你們漢城，也要前往交易走動，仰仗之處甚多，彼此方便，便他們打破舊例，第一次請一個未經在此住過多年，立有功勞的外族男子，來做會長，固然衆心敬愛，多一半還是聽我日前，說起將來許多興革的好處，才有此舉，與以前人一到此，終身不能離開，犯者必死，全不相同，放心便了，花藍家的祖傳之寶，業已取來，用獸皮包好，命有專人護送，一切也都停當，祇等歡會，到了半夜，洪拉將我那根皮鞭接去，向衆行禮感謝，對神立誓之後，我們便可起身，暫時禮節已完，如防途中勞乏，儘可去往花林，抽空多睡一會，我還有事，與人商計，並要回轉花林塘一行，好女兒的東西，已早取來，打在皮包裏面，我已看過，不會短少，我去要到黃昏才回，路上再談，不陪你們了，四人忙同謝諾，均因昨日，睡得太多，連日精神養足，無須再睡，當地禮

節，雖極隆重，但是簡而不繁，情更真切，做過便完，底下便是自在飲食遊玩，賓主各隨所喜，毫不拘束，又因中弦已過，夜來雖是舉火歡會，歌舞狂歡，並不強人跳月，免却無謂煩擾，台上到處紮滿香花，棚又高大，四面透風，甚是清涼，老人阿龐，格外關心，又掛了幾隻懸床，在棚架之上，野人天真，對於所敬愛的佳客，以能討得對方舒服歡喜，算是體面，也最高興，祇管隨意，無人見笑，反覺來客，與他親如家人，一聽老人，這等說法，同說，我們睏了，自會想法，就想歇上一會，也在台上，你老人家，請自便罷，老人含笑走去，阿成先聽要他做會長，知道雙珠此去，不會再來，就來，也不會久於停留，不禁嚇了一跳，心中老大不願，但又不敢出口，後聽老人，仔細分說，雖然心安了些，仍因此舉，難免離開雙珠，心中不快，正在愁悶，雙珠早已看出，笑說，成哥，我們蒙主人，全力相助，此去必能馬到成功，平安得勝，真乃大喜之事，大家都在高興頭上，我不願看愁眉苦臉，就算功成之後，你我暫時分別，終有相逢之日，人家幫了這大的忙，你就爲他出點力，也應該，何況對你這樣敬愛，莫非祇你一人在此，我便不會來看你麼，阿成近日，越發聰明，早已看出雙珠，對他極好，這時見他星目流波，巧笑嫣然，似嗔似喜，別有一種熱情，自然流露，從未見過，雖然不敢起什別的想法，不知不覺，心生感慰，當時化愁作喜，諾諾連聲，路清，雙玉，自從一到，便看出

雙珠，對於阿成，十分關切，比起平日對人之好，又是一種神態，再聽二人涉險經過，雙珠又強着阿成，改了稱呼，阿成那變一個夷人，對於雙珠，更是格外恭順，全副心神，均在此一人身上，心便明白幾分，送走老人阿龐之後，又見這等神態，明已心心相印，阿成敬愛雙珠，固是勝於性命，雙珠對他，也似無限深情，自然流露，雙玉深知乃姊性情爲人，再說阿成，也是真好，事前雖未想到，還不怎樣驚奇，路清非但大出意料，並覺阿成，年比雙珠，長十來歲，貌相雖極英武，人終粗魯，又是一個夷人，像雙珠這樣一個神仙中人，竟會對他鍾情，以爲感恩圖報所致，乘着下台閉步，雙珠，阿成，同了兩小兄妹一起，正和一羣迎來的野人說笑，把雙玉引向一旁，問其可曾聽出，雙玉見他，露出不平之意，似代雙珠抱屈，不由嗔道，你也是個聰明人，怎連我姊姊的心性爲人，都不知道，你當他是庸俗女子麼，幫人應該，休說雙方，同在患難之中，什麼叫做感恩圖報，什麼叫做漢人夷人，他全沒有那些分別，女子終要嫁人，遇見志同道合，對他敬愛體惜，又能幫他共建事業的，便應嫁與那人，憑阿成的人品心地，智勇義氣，那點不配做他丈夫，虧你還問得出，你也貧苦出身，如何把人分成幾等，非但看輕了人，把你自已，也看低了許多，照你那等卑人自卑的意思，我先不應嫁你，怎麼不想一想，隨便亂說，要被姊姊聽去，連我都要丟人，你當非要漢城中那些騎馬坐轎的說

袴子弟，或者像趙乙那樣，祇會把女子，頂在頭上，裝出一副孝子賢孫的假面具，表面把人家當神仙，實則，是當玩意，祇知好色如命，既無志氣，又無能力，更禁不起考驗的臭男子，才配稱作好丈夫麼，路清原因敬佩雙珠太深，未免求全責備，休說阿成，便是一等一的男子，也有褒貶，簡直認爲像二女這樣人，誰都不配做他丈夫，包括自己在內，並非專指阿成而言，加以事出意料，少年好奇，意欲探詢這位大姨，那麼絕頂聰明，外表溫柔敦厚，謙和誠懇，內心純善方正，清高絕俗的女中英俠，怎會看中這麼一個比他年長將近十歲的夷人，年歲先不相當，覺着奇怪，那知話還未說一半，便被愛妻，搶白了一大套，所說又極有理，無言可答，再一回憶自己平日言行，忽然醒悟，忙陪笑道，你說得有理，我雖隨便一問，並無成見，祇爲大妹和你，實在太好，雙方年紀太差，才問兩句，但我還是自私心重之故，祇看見大妹，下嫁夷人，便代委曲，我得二妹這樣賢美的妻子，就不提了，由此可見，言行如一之難，我已知過必改，請你不要對大妹說吧，雙玉見他發急，而有愧容，笑道，剛說不自私，這幾句話，又自私了，過而能改，有何不可告人，有此勇氣，祇有更好，就此一件，已配做我丈夫，姊姊知道，也必不會怪你，如何以是爲非，看輕自己，你是和我客氣麼，路清知道愛妻，雖比雙珠，還要天真，口快心直，以此情愛又深，常喜故意引逗淘氣，但因常受父姊薰陶，對

於大綱節目，關係做人之處，定必堅執到底，決不輕易放過，自己本對阿成，十分看重，祇爲愛惜雙珠太甚，覺着男女雙方，年貌還不相當，又存有一些狹小的種族私見，明知雙珠，心志堅定，從不動搖，一經許可，決無更改，誰也不能作他的主，看雙方的意思，雖未明言，阿成更是受寵若驚，彷彿出於意料，也許還未敢作婚姻之想，事情明已定局，無可挽回，終覺美中不足，急於探詢，沒想到愛妻，這樣明白事理，是非分得這樣清楚，又是歡喜，又是慚愧，聞言忙答，你說得對，我都依你，不過他們，還未叫明，我便自行檢舉，話也不好出口，等到他們，有了成議再說如何，雙玉笑道，你當姊姊，和尋常小兒女一樣怕羞麼，男婚女嫁，光明正大，你便當面問他，也決不會嫌你唐突，既然不好意思，祇要心口如一，真能分別是非，暫時不談也可，依爹爹一向的心意，恨不能把四海，化爲一家，雖然力有未能，終想做一點，是一點，你方才那樣，把別種人，看得太低，便是那些皇帝奴才，欺壓他們，視同化外的想法在作怪，有此一念，這些未開化的種族，永遠無法使其和我們一體，甚而添出許多敵人，都不一定，我們所想，先把野人山內外，這大片地土，化成世外桃源，無論漢苗蠻夷，全都感化過來，連成一片的心思，就極難有成功之日了，路清笑說，我不過看得大妹太重，無意中問了兩句，你便發出這一大片道理，莫非我平日所言所爲，都靠不住麼，雙玉方答，

你要靠不住，休看訂婚，照樣不會嫁你，全是爲了善惡之分，必須嚴如水火，壞心思和惡草一樣，稍爲發現，便須連根拔盡，絲毫不能容他放在心中，以防由此滋長，蔓延開來，以致迷惑原有心志，走入歧途，我是你未來愛妻，你又是我共患難的恩愛丈夫，既是志同道合，平日說笑親熱，怎麼都可，心裏却須公正乾淨，休說惡念，稍爲與我們平日言行相違，都須掃除出去，我有不好之處，你也應該對我勸告，彼此年紀都輕，正在向前做人，一時大意，誰也不免，重在互相勸勉，才是一對真的好夫妻，我如看輕，不是真個愛你，還不說呢，路清方說，大妹感化之力，真了不得，你姊妹重逢，才祇三日，便受了他的傳染，隨便一句錯話，便不放過，再要和他那樣，誠懇溫和，婉而多諷，話軟一點，非但年貌相同，連口吻神氣，也彷彿是他化身了，雙玉剛笑得一笑，雙珠等四人，已緩步走來，鴉鴉挽着雙珠的手在前，又說又笑，跳跳進進，一口一聲娘，正在指點沿途那些野人的陳設歌舞，說之不已，龍都緊貼鴉鴉身旁，不時向前探頭，望着雙珠，加上兩句，偶然又和鴉鴉爭論，大小三人，親熱已極，阿成緊隨在後，還隨了好些男女幼童，這時衆野人，因奉阿龐老人之誠，不令驚擾貴客，以免和平日那樣，做一大圈，把來人包圍起來，七張八嘴，衆聲喧嘩，雖然情景熱烈，但是使人無法作答，再說，走到那裏，男男女女，跟上一大片，也實不便，早就傳令，祇在台上，與衆相

見，各在林邊內外，樹蔭之下，飲食歌舞，任憑客人隨意自往走動，四人不往訪問，不令上前包圍，因此連那許多幼童，都極少隨在身旁，還是雙珠，最愛那小女拉拉，和日前出過力的那幾個鴉鴉龍龍的盟友，特意喊來，加以幾個格外依戀的男女幼童，隨同遊玩，這時，因見環着大片樹林一圈，到處佈滿野人，矮木樁上，擺滿酒肴山菜，並且每處都放着大小六個飲酒用的小竹筒，均是新製，和兩大堆整齊齊的肉和鮮菜，肉均切成薄片，用竹枝插好，與對方平日吃法，迥不相同，家家一樣，並還爭奇鬥勝，用花枝紮成許多亭台走廊，大小玩意，本來住在當地樹上的人家，更用各種草花松枝，紮成極長大的花彩，由所居樹屋上，繩將下來，大大小小，形式不一，有的隨風搖擺，萬縷千條，山風一過，宛如一樹天花，彩雨繽紛，隨風飄舞，似落未落，有的結成一座座的涼亭花屋，四面凌空，有的更在樹前日光照處，聯合左右野人，結成一條條的花廊，再不，便是一根兩丈來高的大樹枝，埋在地上，上用花草松枝，紮成一柄花傘，挺立林外向陽之處，最小的也有一丈多方圓，這類樹枝，又多灣灣曲曲，虬龍也似，紮上那些鮮花，形態越發生動，好看已極，雙珠等先未留意，登台遠望，祇覺環林一個月形大圓圈，到處張燈結彩，成了一片花城，好看已極，比起星月佳節，又是一番光景，妙在所有野人，全都分散，各在林邊，祇管蘆笙時起，歌舞歡呼，並不雜亂，當中大片廣場，

仍是華日當空，靜蕩蕩的，就有穿得花花綠綠的野人，成羣歌舞，歡呼而出，也祇貼着林邊，四五丈外，朝自己這面，歡呼舞蹈了一陣，重又繞向樹林之中，此退彼出，有妖幾起，身上也都帶有鮮花，遠望花龍也似，並不遠到廣場中心，不知何意，正覺好看，忽聽鴉鴉說，這些野人，俱都感謝四人，爲他除害，將幾個惡人除去，人更英雄，雙珠姊妹，又是阿龐恩人之孫，此次帶人出山，不久還要給他們帶來許多好處，因此敬愛非常，雖因老人阿龐，再三勸告，雙方言語，不能全通，又看不慣我們那麼鬧烘烘的，本是尊敬人家，爲了你們言動熱烈，反多煩擾，豈不有失敬客之道，於是連自家子女，俱都勸住，不令上前，一面却以四人光顧爲榮，非但這些歌舞，均是向貴客討好，打算將人引去，並將十八夜裏，所紮燈綵，重新加上鮮花，除內中兩種專爲敬神而用的，不在其內，餘者全都裝點出來，有的並還添了花樣，隔夜早就紮好，都是半開未開的花朵，每家分人守候，藏在密林之中，到時掛起，一同出現，那花也同全部開放，都是一些經開的花，越到午後越香，所以這等香法，他們不論遠近，除却照例輸值的人，各守防地，遠出未歸外，都一家接一家，聚坐樹下花廊花傘花屋之內，那兩堆酒肉瓜果，和那六個竹筒，均爲四人而設，一心盼望能往照顧，吃他一點東西等語，兩小兄妹，並出主意，說我們在台上，業已吃飽，這許多東西，一處接一處，吃將過去，就算時候還



早，也吃不完，最好照着本地風俗，取上一兩樣，沾一沾唇，反敬主人，挑那喜歡的，隨便拿上一點，人家太多，等到走完一圈，離開黃昏，也必不遠，如其飢渴，率性就吃他們的，反正差不多，夜來這一頓，擺個樣子吧，說時，雙玉已被路清引開，恰有一隊歌舞的野人，見雙珠佇立相望，便迎將上來，雙珠才知衆人，爲他而發，這樣盛舉，心頗不安，先覺糟塌人力物力太多，後想，當地野人，十分富足，除一年一度，星月佳節，和幾次跳月外，終日勤勞，難得有此盛會，多快樂一天，也不爲過，山中出產豐富，食糧又大，鴉鴉曾說，事完全都吃光，花草出產更多，崖後左近，大片花林不算，到處長滿，並不足奇，用來點綴，反更顯得美觀，增加合羣向上之念，方才所想，所見不大，心正贊美，及至被歌舞的人，迎到林邊，看出所紮花綵，精妙已極，對於野人的智慧，越發驚奇，因想沿林走過，遙望雙玉路清，立在一座石筍下面背陰之處說笑，意欲六人，合在一起，再往接受對方盛意，便走了來，阿成對於雙珠，始終恭敬，又因以前，常去漢城，知道漢人風俗，不敢與之並行，自和那一羣幼童，跟隨在後，一手拉着蠻女拉拉，羣小祇管說笑喧嘩，時前時後，歡呼尾隨，他却全神注定在雙珠一人身上，沿途美景，竟如無覺，路清見了，心中暗笑，忙和雙玉迎上，問知來意，便同合在一起，沿着林邊走去，這時，衆野人剛得到信息，聽說雙珠等六人，盡量接受他們的盛

意，準備走遍全場，挨家歡聚，不過起身在即，不能久停等語，一個接一個，不消片刻，全都傳遍，當時起了騷動，各自興高彩烈，振起精神，準備款待來客，衆人見那野人，各在花棚花傘，和紮有花綵的樹蔭之下，都爭先恐後，望着自己前去，頭一處還未走到，底下幾處，已在一齊延頸探頭，恨不得來客當時前往，情況熱烈，到了極點，心中自極感慰，均覺誰說野人無知，像這類又誠樸，又勇敢，又有智慧，能知團結的野人，祇要用心指教，不消兩年，便可使其革舊從新，去掉那些野蠻愚陋的少數積習，因其人性忠實，祇比大城鎮中，那些號稱享有文物之盛的人們，更易使其走上正路，也更得用，一般皇帝奴才，偏說他們，形同野獸，沒有人性，難於開化，豈不是個天大冤枉，心中尋思，業已走近，對面是方圓兩三丈的大花傘，非但風舞龍飛，華蓋亭亭，四面更有一圈，香草鮮花結成的流蘇花條，低垂下來，離地祇得六七尺，五色繽紛，因風搖曳，花色鮮妍，香風撲鼻，人未走到，花氣已是薰人，香留襟袖，通體芬芳，先在廣場中心，雖覺香風陣陣，往來吹送，相隔太遠，還不十分覺得，等到越走越近，沿林走去，便如置身衆香國裏，香光滿眼，美不勝收，雙玉，路清，更因方才，說笑爭論，不曾十分留意，見此雄麗新奇之景，驚贊不置，所到之處，主人盛意殷勤，異口同聲，希望衆人，此次出山，能給他們，帶來更多的福氣和好東西，同時看到那二三百個勇士，

已在加加率領指揮之下，受到沿林這一圈擺有酒肉瓜果的同族看待，情況更比對客熱烈，互相擁抱歡送，周身都被人們，套上許多花條花圈，內有幾個，比較著名的勇士，和前日自告奮勇時，言行動人的，更到一處，歡呼一處，頭上堆得簡直成了花人，連面目都分不出來，後聽龍都悄說，他們因受老公公指教，恐雙珠等三人，不慣這類舉動，爲防失禮，好些拘束，否則，你把我們，看成一家，也是如此，阿成雖是夷人，並還想他，來做副會長，相助改進，因和三人同路，恐有厚薄之分，所以這些歡抱禮節，全都免去，三人一想，人都自愛身家，也均想爲自己爭光，可是人心如不團結，任多心熱，均無用處，也都顯不出來，這類舉動，更可激勵人心，增加出發人的勇氣和信心，便是留守的人，也必更加感動，養成一種極大的力量，與出發的人相合，彷彿一股洪流，前面浪頭，還未到達，後面已在推動，通體如一，不得不停，都要如此，無論何事，既不至於虎頭蛇尾，有前勁沒有後勁，發生中斷之虞，並且在互相勸勉激勵之下，也決不會有人退縮，就有一點自私貪鄙之念，千夫所指，也必不敢，也更不好意思了，想不到老人阿廬，一字不識的人，因其多經險難，忠勇虛心，善於觀查事理，暫時興革，祇管威權極重，從不違背衆意，所行所爲，許多合於兵法，並能寬猛並濟，全族一心，真個難得，互相低聲議論，想起此老，由親身體驗中，所想出的許多方法，祇管未讀過一句

書，竟無一樣不與治國用兵之道暗合，再要經人，細心指教，成就那還了得，一路說笑，到處受那野人，歡迎禮待，身後的幼童，也越來越多，雙珠見野人，對自己這樣好法，越想越不過意，又答應功成歸來，別的雖有老公公作主，事還難定，這些男女幼童實在可愛，怎麼也必送他一點東西，聽說平天砦內，衣糧財物，堆積如山，如能全數得到，每人均有一件新衣等語，這般兒童，本就愛極四人，聞言，越發高興，前呼後擁，跟了一大片，前面幼童，見狀興奮，不等人到，再一搶先迎來，大人見四人，並不厭煩，也未禁止，於是越來越多，這般野人，本愛乾淨，當日爲了歡送老人阿龐等七人，和隨行勇士，越發穿帶整潔，周身都有花草裝飾，一色全新，又都那般天真活潑，勇健身輕，奔馳如飛，別的美景不說，單這大羣花團錦簇，打扮得五光十色的男女幼童，先就好看到了極點，有幾個老年人，還恐幼童太多，歡呼尾隨，驚擾貴客，想要勸阻，均被雙珠姊妹，含笑止住，力言無妨，我愛他們，衆心越發歡喜，高興頭上，全都精神抖擻，似這樣挨家走去，雖都停留不久，也費了不少時候，眼看日色偏西，方始走完全場，回到台上休息，老人阿龐，已先回轉，因半夜起身，要走長路，趕到第二日，太陽落山以前，才到蜈蚣谷透光有水之處安歇，中間一段，形勢奇險，毒蟲甚多，並還不能停足，身往前去，雖然接近另一條山外苗夷，往來採荒之地，沿途均有透光所

在，不似四人來路，那樣一片黑暗，非但路不好走，毒蛇猛獸，更是成羣出沒，採荒的人大都結隊成羣，拿有極利害的毒矛刀箭，種類甚多，有的並還拿有火器，一個不巧，狹路相逢，發生誤會，難免多生枝節，甚而走漏機密，都在意中，雖在未以前，早有勇士，前往窺探，就便覓路，但已多年，沒有去過，不知近來，是何光景，回憶昔年，所受艱險，更加警惕，非格外機警小心不可，前途難料，雙珠等四人，來去途向不同，更比自己還生，這一條出山的路又遠，阻礙甚多，多走得快，也要十來天急行，才能趕出山去，定在當夜起身，便是想將這開頭一段，從無人行的天險，衝將過去，方才去往林內，向前兩日專人喊來的幾個外族老苗，探詢出山地理，更增加了幾分愁慮，認定中有一段險地，非在日裏通過不可，問完回來，正想把那幾個以前常時冒險出山，用山中荒金藥材獸皮象牙之類，向漢人換取應用之物，經過九死一生，受盡艱險，勉強保得性命，經驗豐富，近年業已退休的別族老人，所說之言，轉告衆人，再作商計，另外還要趕製兩件應用之物帶走，一見衆人，不會休歇靜養，反去談話，走了半天，雖覺不應多勞，但見賓主雙方，情感如此深厚，也極喜慰，忙向別的野人和隨行勇士，先發號令準備，事完回到台上，衆人也同到達，一聽老人所慮，全是爲了自己，忙同告以無妨，因自雙珠遇救以來，不曾當衆顯過身手，雙玉，路清，更是平安走來，阿成雖然胆勇繕

倫，也未和衆交手，內中三個，又是漢人，生得那麼秀氣，雖知不是庸流，關切太甚，仍恐不耐勞苦危險，不大十分放心，暗忖，野人尙勇重力，受了人家，這樣禮敬，應該有所表示，便由雙玉提議，走前稍顯身手，練上兩次輕功劍術，請大家看看，就便好使老人阿龐放心，雙玉覺着此非花藍家之比，不應賣弄，老人也恐三人，走前多勞，先想勸阻，後聽雙玉，力言無妨，我們帶有提神靈藥，連走兩三日，祇不斷水，便是絕糧，也能支持，我姊姊那日，實因連受艱險，飢渴交加，在森林中，孤身一人，跋涉太久所致，藥又在我身邊，恰巧分開，否則，遇見凶苗時，也不致於那麼疲倦，雙珠還想勸阻，老人阿龐，已先連聲贊好，說是他們，早想看你四人本領，我因起身在即，前兩天女兒腿傷剛好，長途艱險，萬一勞動太甚，人又吃虧，我知老恩人的靈藥，再妙沒有，既是如此，你們業已吃飽，走時歡宴，要到半夜，索性在圍場上，養息些時，到了夜裏，燈明月上，我們會長選完，行完禮節，我告知他們，定必歡喜，你們人已起來，如其不餓，當衆演完本領，吃飽稍歇，正好起身如何，雙珠聞言，方始應諾，大家也睡不着，自在台上，聚坐說笑，靜等選舉會長，做完應有的儀式，便顯身手不提，要知雙珠姊妹，二次月下舞劍，阿成飛索擒凶，橫衝蜈蚣谷，強渡白象林，穿象陣，燒毒蟲，巧佔花藍家，雙劍斬凶夷，大破天砦，巧遇趙乙，父女重逢，雙珠，阿成，重返黑森林，開闢月兒湖世外桃源，結束全書，本書許多奇險緊張情節，均在以後兩三集中續完，不久完成，敬此預告。

